

廣弘明集

冊七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法義篇第四之五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沈約

佛者覺也覺者知也凡夫之與佛地立善知惡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路凡夫得正路之知與佛之知不異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知凡夫之知與佛之知不異由於所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謂所知非善在於求善而至於不善若積此求善之心會得歸善之路或得路則至於佛也此衆生之爲佛性實在其知性常傳也

六道相續作佛義

一切種智與五道六趣衆生共有受知之分無分異也問曰受知非知耶答曰非也問此以何爲體答曰相續不滅是也相續不滅所以

能受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積則來果所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來應以至於佛而不斷不絕也若今生無明則來果所識轉闇轉闇之知亦來應以至於六趣也受知之具隨緣受知知之美惡不關此受知之具也問曰知非知既聞命矣受知受知自是相續不滅知自然因緣中來與此受知之具從理而相關答曰有此相續不滅自然因果中來有因有果何得無美無惡乎

因緣義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參差不一一爾流遷塗徑各異一念之間衆緣互起一因一果內有差忒好生之性萬品斯同自然所稟非由緣立固知樂生非因緣因緣非樂生也雖然復俱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既召衆緣衆緣各隨念起善惡二念誠有不同俱資外助事由一揆譬諸非水非土穀芽不生因緣性識其本既異因果不惑雖則必然善惡獨起亦有受礙雖云獨起起便成因內因外緣

實由乎此也

形神論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己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而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爲言則形神幾乎惑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爽美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咸資力致若修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劫余

以爲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神不滅論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沓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曷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足其愚者則不辨菽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已上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概其萬一何者賢之與愚蓋由知與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萬物交加羣方緬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彌峻窮其原本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微不至又不得謂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則情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

由可至既不能兼紛糾遞襲一念未成他端互起互起衆端復同前矣不相兼之由由於淺惑或淺爲病病於滯有不淺不惑出於兼忘以此兼忘得此兼照始自凡夫至于正覺始惑於不惑不兼至能兼又謂不然也又昆蟲夭促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脩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善而又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可夭則壽可無夭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形既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羸較然有辨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校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麤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義不經通大聖貽訓豈欺我哉

難范縝神滅論

來論云形卽是神神卽是形又云人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無處非神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

營不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今舉形則有四肢百體之異屈伸聽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唯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若形與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形則無處非神矣刀則唯刀猶利非刀則不受利名故刀是舉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刀之與利既不同矣形之與神豈可妄合耶又昔日之刀今鑄爲劍劍利卽是刀利而刀形非劍形於利之用弗改而質之形已移與夫前生爲甲後生爲丙天人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與夫劍之爲刀刀之爲劍有何異哉又一刀之質分爲二刀形已分矣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剖之爲兩則飲齧之生卽謝任重之用不分又何得以刀之爲利譬形之與神耶來論謂刀之與利卽形之有神刀則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居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

不爲足用耳之用不爲眼用而利之爲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虵亦可截鴻鴈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若謂利之爲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銛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爲用正存一邊毫毛處耳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胛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若以此譬爲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盡耶則不可以爲譬也若形卽是神神卽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神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無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強令如一也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

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
猶存形神俱謝彌所駭惕若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體
尚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來論又云
歟而生者歟而滅者漸而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衝以攻子之城
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於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
本爲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爲用應與
形俱形以始亡未朽爲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爲漸耶來論又云生者
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案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爲骨
骼矣明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
形骸卽是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
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爲死神生神化爲死神卽是三世安
謂其不滅哉神若隨形形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
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形神既不得異

則向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性法自然論

朱世卿

寓茲先生喟然歎曰夫萬法萬性皆自然之理也夫惟自然故不得而遷貿矣故善人雖知善之不足憑也善人終不能一時而爲惡惡人復以惡之不足誠也惡人亦不能須臾而爲善又體仁者不自知其爲善體愚者不自覺其爲惡皆自然而然也座右之賓假氏大夫忽然作色而謂曰固哉先生之說也違大道而謬聖人之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何言大夫曰大道無主而無所不主聖人無言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言性命之所由致乎請說其所主主善惡之報應乎大夫曰何爲其不然也蓋天地扶大道之功以載育聖人合天地之德以設教序仁義五德以檢其心說詩書六藝以訓其業此聖人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故曰聖人無親常與善人六極序而降行懲五福陳而善心勸三世爲

將覩覆敗之權七葉修善有興隆之性陳賞寵而不侯那昌疎而紹國斯道家之効也何先生言皆自然之理而不可遷賢者哉先生笑而應曰世所謂捋繩之人繩盡而不知遷若大夫之徒是也敬課管陋爲吾子陳之蓋二儀著而六子施百姓育而五材用用此句者隔萬法而盡然焉人爲生最靈膺自然之秀氣稟妍媸盈減之質懷哀樂喜怒之情挺窮達脩短之命封愚智善惡之性夫哀樂喜怒伏之於情感物而動窮達脩短藏之於命事至而後明妍媸盈減著之於形有生而表見愚智善惡封之於性觸用而顯徹此八句者總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數無有造爲之者夫有造爲之者必勞有出入之者必漏有酬酢之者必謬此三者非造物之功也故墨子曰使造化三年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蓋聖人設權巧以成教借事似以勸威見強勇之暴寡怯也懼刑戮之弗禁乃陳禍淫之威傷敦善之不勸也知性命之不可易序福善以獎之故聽其言也似若勿爽徵其

事也萬不一驗子以本枝繁植斯履道之所致蒸嘗莫主由遺行之
所招身居逸樂爲善士之明報體事窮苦是惡人之顯戮孫叔少不
埋蛇長無令尹之貴邴吉前無陰德終闕丞相之尊若然則天道以
重華文命咎鮫叟之極愚以商均丹朱酬堯舜之至聖太伯三世無
翫兵之咎而假嗣於仲虞漢祖七葉不聞篤善之行遂造配天之業
箕稱享用五福身抱夷滅之痛孔云慶鍾積善躬事旅人之悲顏冠
七十之上有不秀之咨冉在四科之初致斯人之歎而商臣累王荆
南冒頓世居塞北首山無解顏之鬼汨水有抱怨之魂康成以姓改
鄉不濟小聖之禍王褒哀變隴木適受非妄之災二生居衛覆舟之
痛誰罪三仁在亳剖心之酷何辜若乃側近邦畿密近世代非墳籍
所載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腹藏孟門之險心庫豺虺之毒役慮唯以
害他爲念行己必用利我爲先錐刀推其尖銳豁壑訝其難滿而則
百兩外榮千鍾內實優偃綺羅坐列甘膩鳴金縮玉富逸終身自有

懷白璧而爲襟瑩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啓蟄之殺手不忍折方長之條懷殊材而莫採蓄美志而誰眄偏糅於冗雜之中見底於鄉閭之末抱飢寒而溘死與麋鹿而共埋享嘗寂寞孀孩無寄名字不聞湮沈電滅如斯可恨豈一人哉是知桀跖之凶殘無懼來禍之將及閔曾之篤行勿擬後慶之當臻故鷓冠子曰夫命者自然者也賢者未必得之不肖者未必失之斯之謂矣大夫曰若子引百家之言則列子之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若然者則貧賤者立名之士所營而至也則富貴者貪競之徒所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數哉先生曰此乃一隅之說非周於理者也夫富貴自有貪競富貴非貪競所能得貧賤自有廉讓貧賤非廉讓所欲邀自有富貴而非貪求貧賤而不廉讓且子罕言命道藉人弘故性命之理先聖之所憚說善惡報應天道有常而關哉譬如溫風轉華寒飈颺雪有委溲糞之下有累玉階之上風飈無心於厚薄而華霰有穢淨之殊途

天道無心於愛憎而性命有窮通之異術子聞于公待封而封至嚴
母望喪而喪及若見善人便言其後必昌若覩惡人便言其後必亡
此猶終身守株而冀狡兔之更獲耳大夫於是斂容而謝曰若僕者
所執偏述而昧通途守狹近而失遐曠今承德音渙然蒙啓譬猶踈
蜀伏尸歷萬古而忽悟中山沈醉未千朝而遽醒請事斯語以銘諸
紳或問曰朱子託憑虛之談暢方寸之底論情指事深有趣焉但詳
之先典有所未達夫人哀樂喜怒之情包善惡之性資待之方不足
於是爭奪之事斯興才識均者不能相御天生仁聖實使司牧樂者
聖人之所作禮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儀以檢其迹五音之和以導
其心設爵以勸善懸刑以懲惡纖毫不漏酬酢如響玉帛云乎非無
爲所薦鼓鐘斯合豈自然而階千科滿目靡非力用所構百貫參差
悉由智思而造吾子湯武之臣隸周孔子學徒出入戶牖伏膺名教
而云善人知善之不足憑也惡人知惡之不足誠也善不能招慶禍

不能報惡是何背理之談也且翹翔蠕動猶知去就況人爲最靈而
同一自然之物此豈高厚之詩何取譬之非類情所未達敬待清酬
答曰昔盧敖北遭若士自傷足跡之未曠河宗東窺溟海方歎秋水
之不多吾子習近成性未易可與談遠大者也今子以屈伸俯仰心
慮所爲彫鏤翦琢身手所作禮樂者聖人之所作聖人者天地之所
生請爲吾子近取諸身則可以遠通諸物子以耳聞眼見足蹈手握
意謂孰使之然身有痲疾冷熱皆不自知哀樂喜怒興廢安在何地
有識者自知識之所在者乎有智者自知智之所存者乎若識遍身
中傷身則識裂智若隨事起事謝則智滅果識不知識智不知智於
是推近以達遠觸類而長之故知禮樂不自知其所由而製聖人不
自知其所由而生兩像亦不知其所由而立矣於是殊形異慮委積
充盈靜動合散自生自滅動靜者莫有識其主生滅者不自曉其根
蓋自然之理著矣所謂非自然者乃大自然也是有爲者乃大無爲

也子云天生聖人是使司牧何故唐虞疊聖加以五臣文武重光益以十亂豈天道之不能一其終始將末代貽咎於天地大舜大堯非欲生不肖之子龍逢比干豈樂身就誅割孔子歷聘栖遑卒云執鞭不憚顏稱回何敢死終使慈父請車彼三聖三仁可謂妙取捨矣天能令東海亢旱不如理孝婦之怨地能使高城復塹未若救杞梁之殞故榮落死生自然定分若聖與仁不能自免深味鄙句理存顯然

因緣無性論

并序

陳釋真觀

泉亭令德有朱三議者非唯外學通敏亦是內信淵明常自心重大乘口誦般若忽著自然之論便興有性之執或是示同邪見或是實起倒心交復有損正真過傷至道聊裁後論以祛彼執雖復辭無足採而理或可觀若與余同志希共詳覽也

請疑公子致言於通敏先生曰夫二儀始判則庶類是依七曜既懸則兆民斯仰但生前死後繫象之所未明古往今來賢聖於焉莫究

而希玄君子互騁鑽求慕理名人競加穿鑿寓茲所說則盛辯自然
假氏所明則高陳報應雖自然鋒鏑克勝於前報應干戈敗績於後
而愚心難啓暗識易迷二理交加未知孰是通敏先生乃抵掌而對
曰省二君之清論實各擅於偏隅自然則依傍於老莊報應則祖述
於周孔可謂楚則已失而齊亦未爲得也今爲吾子揚摧而陳之夫
三墳五典善惡之理未彰八索九丘幽明之路猶擁况復漆園傲吏
恍惚狂生獨稱造化之宗偏據自然之性乃爲一時之矯俗非關契
理之玄謀今請問自然之本爲何所趣有因果耶無因果乎若謂自
然尙論因果則事同矛盾兩言相食愚人所笑智者所悲直置已傾
不煩多難若謂永無報應頓絕因果則君臣父子斯道不行仁義孝
慈此言何用便當造惡招慶爲善致殃亦應鑽火得冰種豆生麥未
見聲和響戾形曲影端者也若以放勛上聖而誕育於丹朱重華至
德而生於瞽叟便爲自然而然者竊爲足下不足焉夫至親之道乃

曰天性而各隨行業曾不相關堯舜樹德於往生故稟茲靈智瞽叟
興惡乎前世故致此頑嚚而復共結重緣還相影發乃欲因凡顯聖
以智化愚若無瞽叟之兇豈知克諧之美自非放勛之聖誰化慢遊
之惡故阿難調達並爲世尊之弟羅睺善星同是如來之胤而阿難
常親給侍調達每興害逆羅睺則護珠莫犯善星則破器難收以此
而觀諒可知矣若云各有自性不可遷貿者此殊不然至如鷹化爲
鳩本心頓盡桶變成枳前味永消昔富今貧定性之理難奪先貴後
賤賦命之言何在呂望屠牛之士終享太師伊尹負鼎之人卒登丞
相戴淵四隣所患後著高名周處三害之端晚稱令德闍王無間之
罪翻然改圖育王莫大之愆忽能尊善若依自性之理豈容得有斯
義善人唯應修善不可片時造惡惡人恆自起惡無容一念生善是
則榮枯寵辱皆守必然愚智尊卑永無悛革豈其然乎決不然也又
若以修德之人翻感憂感行善之者反致沈淪以爲自然之命亦不

然也若行善而望報去善更遙修德以邀名離德逾遠若必挺珪璋之性懷琬琰之心本無意於名聞曾不欣乎富貴而英聲必孱雅慶方臻或可未值知音便同散木不逢別玉遂等沈泥暫且龍潛無虧鳳德豈容區區於天壤擾擾於世間自可固窮無煩隕穫至如太伯高讓而流芳千祀仲尼窮厄而傳名萬代顏稱早世特是命業不長冉致斯疾當由病因未斷二子伏誅彌顯衛靈之惡三仁受戮方見殷紂之愆首山之餓不免求名之責汨水之沈尙貽懷怨之咎且夫決定成業非神力之所救必應受報豈聖智而能禳並起昔因非今造也若謂屠割爲務而永壽百齡盜竊居懷而豐財巨億以爲定性而然者亦所未喻也斯由曩生片善感此命財今世重殃未招果報以其爲罪旣大受苦宜多所以且緩其誅宜縱其惡一朝禍盈釁積則便覆巢碎卵長歸鬲子泥犁永處無間地獄故書云惡不積無以滅身此之謂矣亦有見招果報事接見聞至如王莽篡逆則懸首漸

臺董卓凶殘則曝屍都市晉侯殺趙朔感陷廁之悲齊王害彭生有
墜車之痛夏祚顛覆桀之罪也殷宗殄喪紂之過焉故知因果之義
陸離難准業報之理參差不定所謂生報現報及後報也請疑公子
曰若以自然之計於義不可則報應之辨在言爲得而前旨復云二
君所述皆非契理未知此意可得而聞耶通敏先生曰子旣慙歎屢
請余亦僂俛相答但自省庸陋未伸其要妙耳尋法本非有非有則
無生理自非無非無則無滅無生無滅諸法安在非有非無萬物何
寄蕩乎清淨推求之路斯斷夷然平等取捨之徑無從豈有報應之
理可求善惡之相可得直以凡品衆生未了斯致故橫興諍論強生
分別所謂渴人逐燄水在何池眼病見華空曾無樹但爲引接近情
祛其重惑微示因果略顯業緣使定性執除自然見弭若達乎正理
悟此真法亦復何所而有何所而無哉於是二三君子相視心驚欣
然領悟退席敬伏而言曰今者可謂朝聞夕死虛往實歸積滯皆傾

等秋風之落葉繁疑並散譬春日之銷冰謹當共捨前迷同遵後業
矣

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魏收

三有分區四生稟性共遊火宅俱淪欲海所以法王當洲渚之運覺
者應車乘之期導彼沈迷歸茲勝地自寶雲西映法河東瀉甘露橫
流隨風感授皇家統天尊道崇法拔羣品於有待驅衆生於不二所
以刻檀作績構石彫金遍於萬國塵沙數等復詔司存有事緇素精
誠踰於皮骨句偈盡於龍宮金口所宣總勒繕寫各有三部合若干
卷用此功德心若虛空以平等施無思不洽藉我願力同登上果

周經藏願文

王褒

年月日某和南云云蓋聞九河疏迹策蘊靈丘四徹中繩書藏羣玉
亦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檢黃繩六甲靈飛之字豈若如來
祕藏譬彼明珠諸佛所師同夫淨鏡鹿苑四諦之法尼園八犍之文

香山巨力豈云能負以歲在昭陽龍集天井奉爲云云奉造一切經藏始乎生滅之教訖於泥洹之說論議希有短偈長行青首銀函玄文玉匣陵陽餌藥止觀僊字關尹望氣裁受玄言未有龍樹利根看題不遍斯陀淺行同座未聞盡天竺之音窮貝多之葉灰分八國文徙罽賓石盡六銖書還大海仰願過去神靈乘茲道力得無生忍具足威儀又願國祚遐長臣民休慶四方內附萬福現前六趣怨親同登正覺

寶臺經藏願文

隋煬帝

菩薩戒弟子楊廣和南仰惟如來應世聲教被物慤懃微密結集法藏帝釋輪王旣被付囑菩薩聲聞得揚大化度脫無量以迄于今至尊拯溺百王混一四海平陳之日道俗無虧而東南愚民餘燼相煽爰受廟略重清海濱役不勞師以時寧復深慮靈像尊經多同煨燼結鬘繩墨湮滅溝渠是以遠命衆軍隨方收聚未及期月輕舟總至

乃命學司依各次錄并延道場義府覃思澄明所由用意推比多
本類莊嚴修葺其舊惟新寶臺四藏將十萬軸因發弘誓永事流通
仍書願文悉連卷後頻屬朝覲著功始畢今止寶臺正藏親躬受持
其次藏已下則慧日法靈道場日嚴弘善靈刹此外京都寺塔諸方
精舍而梵宮互有大小僧徒亦各衆寡並隨經部多少斟酌分付授
者既其懇至受者亦宜殷重長存法本遠布達摩必欲傳文來入寺
寫勿使零落兩失無作前佛後佛諒同金口卽教當教寧殊玉牒須
彌山上衆聖共持金剛海底天龍盡護散在閻浮亦復如是追念繕
寫之者厥誠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德捨撤淨財豈可稱計所資甘
雨用沃焦芽能生諸佛本是般若人能弘法非道弘人恕己深恩卽
是自爲今陳此意乃似執著若不開警則不深固自行化他備在經
律顧循非識誠媿通方因果相推何殊眼見豈不知獨善且最勝無
爲第一樂內典法奧自關衆僧何事區區橫相負荷但慶憑宿植生

長王宮謁陛趨庭曷存遠大出受藩寄每用祗兢非唯禮樂政刑一
遵成旨而舟航運出彌奉弗墜無容棄稷禹而同園綺變菩薩而作
聲聞越用乖方既其不可篤信受付竊敢當仁然五種法師俱得六
根清淨而如說修行涅槃最近徒守經律不依佛戒口便說空心滯
於有無上醫王隨病逗藥開乳含酥爲方既異甜冷苦熱取療亦殊
譬前後教門別赴機性根莖枝葉受潤終齊總會津梁無不入道猶
如問孝問仁孔酬雖別治身治國老意無乖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內
外相融義同泯合何處有學毗曇而不成聖執黎耶卽能悟真師子
巖鎧反貽毀於羸目象足至底翻取誚於蜂房心同劍戟諍踰水火
經意論意都不如斯通經通論何因若此恐施甘露更成毒藥儻均
味海則致醍醐聖御紺寶天飛金輪雲動納萬善於仁壽總一乘於
普會開發含識濟度羣生今所傳經遍於宇內衆聖潛力必運他方
共登菩提早證常樂則是弟子之伸順弘誓於無窮平等坦然通遣

唱白達識體之念隨喜也

請御製三藏聖教序表

唐釋玄奘

沙門玄奘言奘以貞觀元年往遊西域求如來之祕藏尋釋迦之遺旨總獲六百五十七部並以載於白馬以貞觀十八年方還京邑尋蒙勅旨令於弘福道場披尋翻譯今已翻出菩薩藏等經伏願垂恩以爲經序唯希勅旨方布中夏并撰西域傳一部總一十四卷謹令舍人李敬一以將恭進無任悚息之至謹奉表以聞謹言

答玄奘法師前表敕

唐太宗

省書具悉來旨法師夙標高志行出塵表汎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闡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累是故慈雲欲卷舒之而蔭四生慧日將昏朗之而照八極舒朗之者其唯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能仰測請爲經題者非己所聞又云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敕

重請二藏聖教序啓

釋玄奘

伏奉墨敕猥垂獎喻祇奉綸言精守震越玄奘業行空疎謬參法侶
幸屬九瀛有截四海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
雖勵愚誠纂異懷荒實資朝化所獲經論奉敕翻譯見成卷軸未有
詮序伏惟陛下睿思雲敷天華景爛理包繫象調逸咸英跨千古以
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詮其理聖教玄遠
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睭冲邈不垂矜許
撫躬累息相顧失圖玄奘聞日月麗天旣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
流潤於巖崖雲和廣樂不祕響於龔昧金璧奇珍豈韜彩於愚瞽敢
緣斯理重以干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
而俱懸然則鷲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鷄園奧義託英詞而宣暢豈
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亦使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謹奉表奏以
聞謹言敕遂許焉謂駙馬高履行曰汝前請朕爲汝父作碑今氣力

不如昔願作功德爲法師作序不能作碑汝知之貞觀二十二年幸玉華宮追裝至問翻何經論答正翻瑜伽上問何聖所作明何等義具答已令取論自披閱遂下敕新翻經論寫九本頒與雍洛相克荆楊等九大州裝又請經題上乃出之各大唐三藏聖教序於明月殿命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羣僚讀之

三藏聖教序

唐太宗文皇帝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疑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

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於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尊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疑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僞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

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驚峯瞻奇
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蹟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
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
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聖業引慈雲於西極注
法雨於東陲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燄共拔迷
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唯
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泫其華蓮出淥波飛塵不能汚其
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
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
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
大

謝敕資經序啓

釋玄奘

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探蹟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

境猶且遠徵羲冊覩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皇
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龍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
之區域納恆河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提封貝葉靈文咸歸冊
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崛山經途萬里怙天威如咫尺匪乘千葉詣
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
以載乎白馬來獻紫宸尋蒙下詔賜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
燈之榮才異馬鳴深媿瀉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荷天恩留
神構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放千光理括衆妙之門同法雲之
濡百草一音演說億劫罕逢無以微生親承梵響踊躍歡喜如聞授
記無任忻荷之極謹奉表詣闕陳謝以聞謹言

答謝齋經序啓敕

唐太宗文皇帝

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閑昨製序文深爲鄙拙唯
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環省慮彌

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

述三藏聖教序

唐高宗皇帝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
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
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
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翦
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羣有之塗炭啓三藏之祕局是以
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邃古而鎮常赴感應身
經塵劫而不朽晨鐘夕梵交二音於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
排空寶蓋接祥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皇帝陛下
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斂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
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
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

玄奧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
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萬區分義總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
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簡神清齟
齟之年體拔浮華之世疑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
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
之真文遠涉恆河終期滿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
載備通釋典利物爲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敕於弘福寺翻
譯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
燈之長燄皎幽闇而恆明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相
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御製衆經論序照古
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
舉大綱以爲斯記

謝皇太子聖教序述啓

釋玄奘

玄奘聞七曜擢光憑高天而散景九河灑潤因厚地以通流是知相
資之美處物既然演法依人理在無惑伏惟皇太子殿下發揮睿藻
再述天文讚美大乘莊嚴實相珠迴玉轉霞爛錦舒將日月而聯華
與咸英而合韻玄奘輕生多幸沐浴殊私不任銘佩奉啓陳謝謹啓

答法師玄奘謝啓書

唐高宗

治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未觀覽所作論序鄙拙尤繁忽
見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慚悚交并勞師遠臻深以爲愧

金剛般若經注序

唐褚亮

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
先覺照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升彼岸與夫輪轉萬劫蓋染六塵
流遁以徇無涯躋駁而趨捷徑豈同日而言也潁川庾初孫早弘篤
信以爲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乎心
慮之表絕於言象之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

不虧而靈源邃湛或有未悟嗟迷方之弗遠睠砥途而太息屬有慧
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炙輶理究連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乘
此誓願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衢罇自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
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渙焉冰釋令茲妙義朗若霞
開爲像法之梁棟變羣生之耳目詞鋒秀上映驚嶽而相高言泉激
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賢智才兼優洽精
該睿旨罕見其人今則沙門重闡籍甚當世想此玄宗鬱爲稱首歲
惟闡茂始創懷袖月躔仲呂爰茲絕筆緇俗攸仰軒蓋成陰扣鐘隨
其小大鳴劍發其光彩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遞相傳授方
且顧蔑琳遠俯視安生獨步高衢對揚正法遼東真本望懸金而不
刊指南所寄藏羣玉而無朽豈不盛哉豈不盛哉

金剛般若經集註序

唐李儼

夫以觀鳥垂文振宏規於八體泣麟敷典渙洪波於九流循其轍者

不踰乎寰域涉其源者僅歸乎仁義孰若至聖乘時能仁昭法剖秋
毫於十地總沙界而詮道釋春冰於一乘冠塵劫而流化若乃是相
非相是空非空窅乎不測廓焉無像假名言以立體包權實而爲用
窮不照之照引重昏於夢境運無知之知導羣迷於朽宅究其實相
則般若爲之宗矣自真容西謝像教東流香城徙築於綿區寶臺移
構於中壤鱗萃羽集者咸徇其法雲霧廓者已悟其真至矣哉無
得而稱也然此梵本至秦弘始有羅什三藏於長安城創譯一本名
舍衛國暨於後魏宣武之世有流支三藏於洛陽城重翻一本名舍
婆提江南梁末有真諦三藏又翻一本名祇樹林隋初開皇有佛陀
耶舍三藏又翻一本名祇陀林大唐有玄奘三藏又翻一本名誓多
林雖分軫揚鑣同歸至極而笈詞析義頗亦殊途然流支翻者兼帶
天親釋論三卷又翻金剛仙論十卷隋初耶舍又翻無著釋論兩卷
比校三論文義大同然新則理隱而文略舊則工顯而義周兼有秦

世羅什晉室謝靈運隋代曇琛皇朝慧淨法師等並器業韶茂博雅
洽聞耽味茲典俱爲注釋研考祕蹟咸騁異義時有長安西明寺釋
道世法師字玄暉德鏡玄流道資素蓄伏膺聖教雅好斯文以解詁
多門尋覈勞近未若參綜厥美一以貫之爰掇諸家而爲集註開題
科簡同銘斯部勒成三卷號爲集註般若兼出義疏三卷玄義兩卷
現行要用文理周悉庶使靈山積壤于天之峻彌高巨海納川浴日
之波逾廣披文者冀窮其理講道者洞盡其性學侶無疲於倍功談
客有同於兼採金口妙義掩二曜以長懸玉軸微言貫三才而靡絕
豈止聲芬鸞嶺字韞龍宮而已哉

與翻經大德等書

并偈

唐柳宣

稽首諸佛願護神威當陳誠願罔或尤譏沈晦未悟圓覺所歸久淪
愛海舟楫攸希異執乖競和合是依玄離取有理絕過違慢乖入正
戲入百非同捨同辨染淨混微簡金去礫琢玉裨輝能仁普鑒疑慮

研幾契誠大道孰敢毀誹諤崇德唯唯浸衰惟願留聽度有發揮
望矜悃悃垂誨斐斐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歿雙樹微言既暢至理亦弘刹土蒙攝
受之恩懷生沾昭蘇之惠自佛樹西蔭覺影東臨漢魏實爲濫觴符
姚盛其風彩自是名僧間出達士連鑣慧日長懸法輪恆馭開鑿之
功始自騰顯弘闡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單開遠適羅浮圖澄近現趙
魏粗言圭角未可縷陳莫不辯空有於一乘論苦集於四諦假詮明
有終未離於有爲息言明道方契證於寧寂猶執玄以求玄是玄非
玄理因玄以忘玄或是玄義雖冥會幽塗事絕言象然攝生歸寂終
藉筌蹄亦既立言是非鋒起如彼戰爭干戈競發負者屏氣勝者先
鳴故尙降魔制諸外道自非辯才無畏答難有方則物輩喧張我等
恥辱是故專心適道一意總持法幢祇植法鼓遐震旗鼓既正則敵
者殘摧法輪既轉能威不伏若使望風旗靡對難含膠而能闡弘三

寶無有是處尙藥呂奉御入空有之門馳正見之路聞持擬於昔賢
洞微侔於往哲其辭辯其義明其德真其行著已沐八解之流又悟
七覺之分影響成教若淨名之詣菴園聞道必求猶波崙之歸無竭
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之疏若其是也必須然其所長如其非也
理合指其所短今現僧徒雲集並是採石他山朝野俱聞呂君請益
莫不側聽瀉水皆望蕩滌掉悔之源銷屏疑忿之聚有太史令李淳
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以實際爲大覺玄軀無爲是
調御法體然皎日麗天實助上玄運用賢僧闡法實裨天師妙道是
所信受是所安心但不敢以黃葉爲金山雉成鳳南郭濫吹緇灑混
流耳或有異議豈僕心哉豈僕心哉然鶴林已後歲將二千正法旣
通末法初踐玄理鬱而不彰覺道浸將湮落玄奘法師頭陀法界遠
達迦維目擊道樹金流仍覩七處八會毗城鷲嶺身入彼鄉娑羅寶
階仍驗虛實至如歷覽王舍檀特恆河如斯等輩未易具言也加之

西域名僧莫不面論波若東域疑義悉皆質之彼師毗尼之藏既奉持而不捨毗曇明義亦洞觀而為常蘇妬路既得之於聲明釋多羅亦剖斷於疑滯法無大小莫不韞之胸懷理無深淺悉能決之敏慮故三藏之名在震旦之所推定摩訶之號乃羅衛之所共稱名實之際何可稍道然呂君學識該博義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悉至於陀羅佛法稟自生知無礙辯才寧由伏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見不同猶觸象各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呂君既已執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側聽鐘鳴法雲既敷雷震希發但龍象蹴蹋非驢所堪猶緇服壺奧白衣不踐脫知龍種抗說無垢釋疑則苾芻悉曇亦優婆能盡輒附微志請不為煩若有滯疑望諮三藏裁決所以承稟傳示四衆則正道克昌覆障永絕紹隆三寶其在茲乎過此已往非復所悉弟子柳宣白

答柳博士書 并頌

釋明濬

於赫大聖種覺圓明無幽不察如響酬聲佛資延慶孰悟歸誠良道
可仰實引迷生百川邪浪一味吞并物有取捨正匪虧盈八邪馳銳
四句爭名飾非鑑是抑重爲輕照日冰散投珠水清顯允上德體道
居貞縱加譽毀未動遺榮昂昂令哲鬱鬱含情俟諸達觀定此權衡
聊伸悻悻用簡英英

還述曰頃於望表預屬歸敬之詞其文煥乎何偉麗也詳其雅致誠
哉豈不然歟悲夫愛海滔天邪山概日封人我者顛墜其何已恃慢
結者漂淪而不窮至於六十二見爭翳蒼而自處九十五道競扶服
而無歸如來以本願大悲忘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通運十力以
伏天魔飛七辯而摧外道竭茲愛海濟稟識於三空殄彼邪山驅宵
形於八正指因示果反本還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德而稱焉昔道
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堅林寢迹振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
東照周感夜隕之瑞漢通宵夢之徵騰蘭炳慧炬於前澄什嗣傳燈

於後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高論降邪安禪肅物緝頽綱者接賦
維絕紐者肩隨莫不夷夏欽風幽明翼化聯華靡替可略而詳惟今
三藏法師蘊靈秀出含章而體一味瓶瀉以瞻五乘悲去聖之逾遠
憫來教之多闕緬思圓義徇道以身心口自謀形影相弔振衣擊錫
討本尋源出玉關而遠遊指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微旋化
神州揚真殄謬遺筌闕典大備茲辰方等圓宗彌廣前烈所明勝義
妙絕寰中之中真性真空極踰方外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真統
無求也無求蠹其實拂二邊之跡忘中道之相則累遣未易泊其深
重空何以臻其極要矣妙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然後以之爲法在
心爲法形言爲教法有自相共相教乃遮詮表詮粹旨冲宗豈造次
所能覩縷法師凝神役智詳正始末緝熙玄籍大啓幽關祕希聲應
扣擊之大小廓義海納朝宗之巨細於是殊方碩德異域高僧伏膺
問道蓄疑請益固已飲河滿腹莫測其淺深聆音駭聽孰知其遠近

至於因明小道現比蓋微斯乃指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標幟至若靈樞祕鍵妙本成功備諸奧冊非此所云也呂奉御以風神爽拔早擅多能器宇該通夙彰博物弋獵開墳之典鉤深壞壁之書觸類而長應諸數述振風飈於辯囿擢光華於翰林驤首雲中先鳴日下五行資其筆削六位佇其高談一覺太玄應問便釋再尋言象立試卽成實晉代茂先漢朝曼倩方今蔑如也旣而翺翔羣略綽有餘功而能敬慕大乘夙敦誠信比因友生戲爾忽復屬想因明不以師資率己穿鑿比決諸疏指斥求非諠議於朝形於造次考其志也固已難加覈其知也誠爲可惑此論以一卷成部五紙成卷研幾三疏向已一周舉非四十自無一是自旣無是而能言是疏本無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是而恆非言非不非非非而恆是非非恆是不爲非所非是是恆非不爲是所是以茲貶失致惑病諸且據生因了因執一體而亡二義能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

宗依宗體留依去體以爲宗喻體喻依去體留依而爲喻緣斯兩系
妄起多疑迷極一成謬生七難但以鑽窮二論師已一心滯文句於
上下誤字音之平去復以數論爲聲論舉生成爲滅成豈惟差離合
之宗因蓋亦違倒順之前後又採鄙俚訛韻以擬梵本轉音雖廣援
七種而只當一轉然非彼七所目乃是第八呼聲舛雜乖訛何從而
至又案勝論立常極微數乃無窮體惟極小復漸和合生諸子微數
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迄乎終已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
唯成一呂公所引易繫辭云太極生二儀二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生萬物云此與彼言異義同今案太極無形肇生有象元資一
氣終成萬物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博聞義乖復何
所託設引大例生義似同苦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免豈得苟要
時譽混正同邪非身之讎奚至於此凡所紕紊胡可勝言特由率己
致斯狼狽根既不正枝葉自傾逐誤生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可

得乎試舉二二冀詳大意深疵繁緒委答如別尋夫呂公達鑒豈孟浪而至此哉示顯真俗雲泥難易楚越因彰佛教弘遠正法凝深譬洪鑪非掬雪所投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令李君居忠履孝靈府沈祕襟期遠邈專精九數綜涉六爻博攷圖典瞻觀雲物鄙衛宏之失度陋裨竈之未工神無滯用望實斯在既屬呂公餘論後致間言以實際爲大覺玄軀無爲是調御法體此乃信熏修容有分證稟自然終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而旨遠然天師妙道幸以再斯且寇氏天師崔君特薦共貽伊咎夫復何言雖謂不混於淄澠蓋已自濫於金鑰耳唯公逸宇寥廓學殫墳索庇身以仁義應物以樞機肅肅焉汪汪焉擢勁節以干雲湛清瀾而鎮地騰芳文苑職處儒林捃撫九疇之宗研詳二戴之說至於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莫不義符指掌事如俯拾罇俎咸推其准的法度必待其雌黃遂令相鼠之詩絕聞於野魚麗之詠盈耳於朝唯名與實盡善盡美而誠敬之重稟

自夙成弘護之心實唯素蓄屬斯誼議同恥疚懷故能投刺含膠允
光大義非夫才兼內外照實隣幾豈能激揚清濁濟俗匡真耳昔什
公門下服道者三千今此會中同德者如市貧道猥以庸陋叨廁末
筵雖慶朝聞終慚夕惕詳以造疏三德並是貫達五乘牆仞罕窺辭
峯難仰既屬商羊鼓舞而濡澤必霑詞雷迅發恐無暇掩耳僉議古
人曰一枝可以戢羽何煩乎鄧林潢沔足以沈鱗豈俟於滄海故不
以愚懦垂逼課虛辭弗獲免粗陳梗概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觀顧
己庸疎彌增悚慙指迷還答餘無所伸釋明濬白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音釋

續章忍切忒他得切竅苦弔切齧痕沒下結二切齧也鍛丁貫切銛息廉切胛

古狎切背上
兩膊間也
僵居良切
仆也
歛計勿切
卒起貌
衝尺容切
戰車
骨柯額切
鐫丁狄切
矢鋒

矛莫浮切
句兵也
盾食尹切
櫓之屬
干語巾切
口不道
胤羊晉切
嗣也
悛此緣切
改也
辱

士山隕穫
隕羽敏切
困迫失志貌
郭切
汨莫狄切
水名
豐許覲切
瑕隙也
篡初患切
逆奪取之也

僮武盡切
強曰僮
捋郎括切
摩也
絃古本切
冒頓冒音
頓匈奴名
咄音咄
毫傍各切
地名
剖

普后切
破也
虺許偉切
屬
眇美辯切
邪視貌
溘口答切
奄忽也
跣之石切
虺甫遙切
颶疾風也
颶亮

切風飛
物也
洩疎有切
便溺也
屬居刈切
屬賓國名
熸昨鹽切
火也
煨煨煨烏恢切
煨徐刃

先結切
高辛氏
子商之祖也
贏蚌屬
何切
紕匹吏切
疏也
韶齒齠徒聊切
齒齠始毀齒也
初覲

丁括切
取也
斐芳肥切
斐往來也
澠美辨切
水名
壺古本切
宮中道也
覲力戈切
纒委曲也
撫之石

也
漥音烏潢
積水也
漥乃箇切
懦弱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廣弘明集僧行篇序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夫論僧者六和爲體謂戒見利及三業也是以道洽幽明德通賢聖
開物成務則福被人天導解律儀則化垂空有並由式敬六和揚明
三寶內蕩四魔之弊外傾八慢之幢遂使三千國內咸稟僧規六萬
遐年俱遵聲教非僧弘御孰振斯哉然則道涉窅隆岨百六之陽九
塵隨信毀壞利用之安危通人不滯其開抑鄙夫有阻於時頌故使
衆雜邪正布逼引之康莊心包明昧顯登機之衢術是知滿願之侶
乘小道而攝生天熱之倫寄邪徒而化物擊揚覈於適道弘喻在於
權謀未俟威容唯存離著若斯言之倫則通於理行者也或不達者
妄起異端若見左行謬僻濫罔彌甚莫思己之煩惑專憚彼之乖儀
於卽雷同荷冒坑殘夷滅下凡之例抱怨酷而消亡上聖之徒悼凶
勃之安忍自古君人之帝殷鑒興亡之經開吞舟之宏網布容養之

寬政闡仁風於寓內坐致太平弘出處之成規饗茲大賚餘則察察
糾舉背烹鮮之格言收羅咎失挹凝脂之密令及後禍作殃扇隄防
莫開掩泣向隅斯須糜潰為天下之所笑也故集諸政績布露賢明
或抗詔而立讜言或輿論以詳正議或褒仰而崇高尚或銜哀而暢
誄詞茲道可尋備于後列

宋徽宗五帝圖曰大業其心以明其德其德之清其長也前圖之曰
聖圖曰聖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
三寶內驚四驚之德人則八對之勤禮與三千國內氣裏前於大萬
開勝也奈與許外人天聖續前續限介聖空音並由左婦六味勝限
夫翁喻音六味為翻雨決貝味及三業山長以直台他風會嚴寶暨

蘇端南山新畫畫卷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六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僧行篇第五之一

道士支曇諦誄

并序

晉丘道護

晉義熙七年五月某日道士支曇諦卒春秋六十有五嗚呼哀哉法師肇胤西域本出康居因族以國氏既伏膺師訓乃從法姓支徙于吳興郡烏程縣都鄉千秋里資金商之貞氣藉陽育之韶律胄遐方而誕秀協川嶽而稟神識情湛粹風宇明肅道致表於天期德範彰於素器貞悟獨拔羣異不足以動其心至誠深固衆論莫能以干其執是以超塵絕詣慧旨發於弱齡研微耽玄明道昭於歲暮故能振靈風於神境演妙化於季葉嗣清徽於前哲穆道俗而歸懷焉遊涉衆方敷揚大業妙尋幽蹟清言析微加善屬文辭識賞參流固已諧契風勝領冠一時矣公之中年爰乃慨以城傍難置幽居爲節且山

水之性素好自然靜外之默體自天心於是謝緣人封遁迹巖壑乃
考室於吳興郡故鄣之崑山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其栖業所弘可以
洗心滌垢筌象之美足以窮興永年於是晞宗歸仁者自羣方而集
欽風懷趣者不遠而叩津焉于時時望英豪多延請齋講公虛心應
物不嘗以動止介懷推誠述義未始以道俗殊致其中抱一之德又
遐邇所推方將灑拂玄路絙維頽風超外妙梯擬徹玄蹤惜乎不永
邁疾而終識者深云亡之痛攸情感惟良之悲蓋無爵而貴生榮死
哀者其此之謂矣雖至理冥一存亡定於形初玄識妙照骸器同於
朽壤然而闕情期於欣感之境未泯乎離會之心者亦何能不以失
得爲悲喜臨長歧而悽懷哉苟冥廢之難體寄筌翰以懷風援弱毫
而舒情播清暉乎無窮乃作誄曰

綿綿終古曖曖玄路妙緣莫叩長寐靡寤生滅紛紜動息舛互相驅
百世季葉彌蠹水溺塵勞孰知其故至人乘運靈覺中肇未覩滄流

井竈無小大明融朗幽夜乃曉滅有歸空除闇卽曠道洽無方仁被

禽鳥昧者靡遺識者彌了

其一

超哉法師道性自然一心絕俗祇誠重

玄研微神鋒妙悟無間塵之所著在至斯捐累之所引秉之彌堅擺

落塵羈振拙靈淵

其二

遼遼清雅肅肅貞韻汪汪其冲疊疊其進和而

有慨異而不峻滍心獨得標想千仞虛以應物無來不順

其三

汎遊弘

化振響揚暉開道玄肆肇闢靈扉位制冥極剖析幽微忘懷善挹穆

然靡違會通羣方總之所歸遐抗頽綱闡固法闡緒此妙慧乃播神

威

其四

幽境湛默入肆誼引閑邃易一華紛難泯公乃慨然中駕潛軫

卜居川巖構室林巘擯拭外緣潛精內敏靡筌不服無微不至

其五蔚

矣崑嶺崗阜丘墟連峯雲秀迴壑迂餘庭蔭蕭條階繞清渠翳然其

遠肅爾其虛眇眇玄風愔愔僧徒味道閑室寂焉神居心隨道親情

與俗疎

其六

道固無孤德必有隣淵清引映業勝懷人晞風宗玄自遠

來賓亦有襟期時來問津湛湛先窮日日王神林壤有謝道心常新

其聖逝言絕賢表義乖翳翳未運玄化將頽澹矣夫子道俗歸懷庶
享遐年振此落維如何不弔棄世永辭儀景長歸逝矣不追有識深
慟含情同悲嗚呼哀哉其推著綢繆聚淹信宿閑宴清宇藉卉幽谷
或濯素瀨爰憩翠竹屢興名辰汎觴掇菊梨柚薦甘蒲筍爲藪賦詩
詠言怡然偕足眷懷茲遊想之在目傷哉斯遇千載無復踐舊霑襟
瞻憤悲哭嗚呼哀哉其有必之無始則歸卒達人妙觀千齡一日昧
者或應橫爲凶吉邈矣法師夙反玄室累劫之勤不速而疾庶邁冥
緣終會靈術妙斤弗運實深喪質情在未冥悵爲自失寄懷毫素徽
風載述嗚呼哀哉其

鳩摩羅什法師誄

并序

後秦釋僧肇

夫道不自弘弘必由人俗不自覺覺必待匠故世有高悟之期
由人故道有小成之運運在小成則靈津輟流期在高悟則玄鋒可
詣然能仁曠世期將千載時師邪心是非競起故使靈規潛逝徽緒

殆亂爰有什法師者蓋先覺之遺嗣也疑思大方馳懷高觀審釋道
之陵遲悼蒼生之窮藹故乃奮迅神儀寓形季俗繼承洪緒爲時城
塹世之安寢則覺以大音時將晝昏乃朗以慧日思結頽綱於道消
緝落緒於窮運故乘時以會錯枉以正一扣則時無互鄉再擊則岷
嶓歸仁于斯時也羊鹿之駕摧輪六師之車覆轍二想之玄旣明一
乘之奧亦顯是以端坐嶺東響馳八極恬愉弘訓而九流思順故大
秦符姚二大王師旅以延之斯仁王也心遊大覺之門形鎮萬化之
上外揚羲和之風內感弘法之術道契神交屈爲形授公以宗匠不
重則其道不尊故蘊懷神寶感而後動自公形應秦川若燭龍之曜
神光恢廓大宗若曦和之出溥桑融冶常道盡重玄之妙閑邪悟俗
窮名教之美言旣適時理有圓會故辯不徒興道不虛唱斯乃法鼓
重震於閭浮梵輪再轉於天北矣自非位超修成體精百練行藏應
時其孰契於茲乎以要言之其爲弘也隆於春陽其除患也厲於秋

霜故巍巍乎蕩蕩乎無邊之高韻然隘運幽興若人云暮癸丑之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乎大寺嗚呼哀哉道匠西傾靈軸東摧朝曦落曜寶岳崩頽六合晝昏迷駕九迴神關重閉三途競開夜光可惜盲子可哀罔極之感人百其懷乃爲誄曰

先覺登霞靈風緬邈通仙潛凝應真沖漠叢叢九流是非競作悠悠盲子神根沈溺時無指南誰識冥度大人遠覺幽懷獨悟恬沖靜默抱此玄素應期乘運翔翼天路既曰應運宜當時望受生乘利形標奇相襁褓俊遠髻亂逸量思不再經悟不待匠投足入道遊神三向玄根挺秀宏音遠唱又以抗節忽棄榮俗從容道門尊尙素朴有典斯尋有妙斯錄弘無自替宗無擬族霜結如冰神安如岳外跡瀾高內朗瀾足恢恢高韻可模可因悃悃沖懷惟妙惟真靜以通玄動以應人言爲世寶默爲時珍華風旣立二教亦賓誰謂道消玄化方新自公之覺道無不弘靈風遐扇逸響高騰廓茲大方然斯慧燈道音

始唱俗網以崩癡根彌拔上善彌增人之寓俗其途無方統斯羣有
紐茲頽綱順以四恩降以慧霜如彼維摩迹參城坊形雖圓應神冲
帝鄉來教雖妙何足以臧偉哉大人振隆圓德標此名相顯彼沖默
通以衆妙約以玄則方隆般若以應天北如何運擅幽里冥剋天路
誰通三途誰塞嗚呼哀哉至人無爲而無不爲擁網遐籠長羅遠羈
純恩下釣客旅上摛恂恂善誘肅肅風馳道能易俗化能時移奈何
昊天摧此靈規至真既往一道莫施天人哀泣悲慟靈祇嗚呼哀哉
公之云亡時唯百六道匠韜斤梵輪摧軸朝陽頽景瓊岳顛覆宇宙
晝昏時喪道目哀哀蒼生誰撫誰育普天悲感我增摧衄嗚呼哀哉
昔吾一時曾遊仁川遵其餘波纂承虛玄用之無窮鑽之彌堅躍日
絕塵思加數年微情未敘已隨化遷如可贖兮貿之以千時無可待
命無可延惟身惟人靡憑靡緣馳懷罔極情悲昊天嗚呼哀哉

武丘法綱法師誄

并序

宋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綱法師卒嗚呼哀哉夫峭立方矯既傷於通任卑隨圓比又虧於剛潔山君協枯槁之弊邑止來蠶湫之患酌二情而簡雙事者法師其有焉少遊華京長栖幽麓樂志入出乘情去來瀆厭人流就閑於木石鬱寂丘壑求歡於物類人以爲無特操我見其師誠矣天性膚敏陶漸風味從容情理賞託文義交遊敦亮盡之契進趣慕復外之道埋身法服朱纓之累早絕抗趾神疆丹墀之閱夙判況乃桑門矯拂之跡徒倚伏之數者哉昔因邂逅傾蓋著交同以翦落夷契羣萃布懷舒憤以寄當年遂攜手遊梁比翼栖鄧餐風靈岫挹道玄津比樂齊讌千載一時自林傾鳥散奄忽盈紀子薄高柯子淪泥滓常冀曾卜索居之遇遂成梁高山海之別東瀾弗復西景莫收致盡川征歸骨曾丘嗚呼哀哉誄曰

厥族氏殷實湯之裔榮聲中微源流昭晰少遭閔凶宗無緦總慈姑經營託是養衛爰逮三五聰韻特挺雙奇比秀偶羅齊穎志陋中區

思擢神境脫落生近耽慕緣永既遵玄轍洞曉名迹仁義之外通非
所惜室欲靡遂坐以會適弗依朱扇考卜巖壁來不濡足去不絕翻
頡頏升萃進退損益予惡浮波爾能卽心俱翔道澤同集德林齊拂
和風共聆玄音自宮徂國在目在襟往化綿邈遺思沈吟亦既離逖
天道明晰爾出舊山予反遐裔庶乘和運同蔭共憩寒灰弗煙落葉
離綴睽願莫從子遂下世人之云亡風懷掩翳嗚呼哀哉玄冬淒冽
江滸蕭條寒風颺幕飛霰入艘命有近止歸途尙遙憫憫卽盡寂寂
哀號孤旅如薄均化無褻嗚呼哀哉懷遊居之虎丘悼冥滅之廬嶺
惟採錄於中京念提攜於番境情飄颻於雙巒思纏綿於兩省何綢
繆兮無極心所存兮膈臆閱嚴冬兮已謝藉隆暑兮既息四運紛其
遭迴情期窅以長匿苟來緣之匪亡卷生年以增惻嗚呼哀哉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

并序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師卒於廬山嗚呼哀哉善人告盡

追酸者無淺含理云滅如惜者又深法師本性魏氏彭城人也父廣
戚縣令幼而奇之攜就法汰法師改服從業天資聰茂思悟夙挺志
學之年便登講座于時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不窮辭挫慮服其精
致魯連之屈田巴項託之抗孔叟殆不過矣加以性靜而剛烈氣諧
而易遵喜捨以接誘故物益重焉中年遊學廣搜異聞自楊徂秦登
廬躡霍羅什大乘之趣提婆小道之要咸暢斯旨究舉其奧所聞日
優所見踰躋既而悟曰象者理之所假執象則迷理教者化之所因
束教則愚化是以徵名責實惑於虛誕求心應事茫昧格言自胡相
傳中華承學未有能出斯誠者矣乃收迷獨運存履遺跡於是衆經
雲披羣疑冰釋釋迦之旨淡然可尋珍怪之辭皆成通論聃周之伸
名教秀弼之領玄心於此爲易矣物忌光穎人疵貞越怨結同服好
折羣遊遂垂翼斂趾銷影巖穴遵晦至道投跡愚公登舟之迹有往
無歸命盡山麓悲興寰畿嗚呼哀哉

泗汴之清呂梁之峻唯是淑靈育此明俊如草之蘭如石之瑾匪曰
薰彫成此芳絢爰初志學服膺玄跡經耳了心披文調策弱而登講
靡章不析善以約言弗尙辭愷有識欽承厭是鉤蹟中年稽教理洗
未盡用是遊方求諸淵隱雖遇殊聞彌覺同近途窮無歸迴轅改軫
芟夷名迹闡揚事表何壅不流何晦不曉若出朝離其明昭昭四果
十住藉以汲矯易之牛馬莊之魚鳥孰徵斯實弗迷斯道淹留茲悟
告子晦言道誠在斯羣聽咸播不獨抵峙誚毀多聞予謂無害勸是
宣傳識協貞誠見誨浮誼默蔭去大弭此騰口增栖成英負逸篁藪
遁思泉源無閔川阜庶乘閑託曰仁者壽命也有懸曾不永久蘭蓀
連類氣傷于偶嗚呼哀哉爰念初離三秋告慕風肅流清雲高林素
送別南浦交手分路茫茫去止悽悽情顧熟在隱倫各從沿沂怒是
長乖異成永互嗚呼哀哉邈來風之絕響送行雲之莫因緬三冬其
已謝轉獻歲於此春聽陽禽之悅豫矚神氣之氤氳念庠序於茲月

一 珍做宋版印
信習業之嘉辰隱講堂之空觀惻高座之虛聞歎因事以矜理悲緣
可以懷人嗚呼哀哉天道茫昧信順可推理不湮滅庶或同歸申天
情略情念可遺短章無布聊以寫悲嗚呼哀哉

曇隆法師誄

并序

謝靈運

夫協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了一己不患其躓而終莫相辯
我若咸歎翻淪得拔竟知于誰冀行跡立則善惡靡徵欲聲名傳則
薰蕕同歇然意非身之所挫期出命之所限者目所親覲見之若人
矣慧心朗識發於髫髻生自稟華家贏金帛加以巧乘騎解絲竹沫
絕景於康衢弄絃管於華肆者非徒經旬涉朔彌歷年稔而已諒趙
李之咸陽程鄭之臨邛矣既而永夜獨悟中飲興歎曰悲夫欣厭迭
來終歸憂苦不杜其根於何超絕且三界迴沈諸天倏瞬況齊景牛
山趙武企陰催促節物逼迫霜露推此願言伊何能久慨然有擯落
榮華兼濟物我之志母氏矜其心姊弟伸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

一身既然闔門離世妻子長絕歡娛永謝豈唯向之靡樂判之盛年
終古恩愛於今此別矣旅舟南溯投景廬岳一登石門香爐峯六年
不下嶺僧衆不堪其深法師不改其節援物之念不以幽居自抗同
學嬰疾振錫萬里相救余時謝病東山承風遙羨豈望人期頗以山
招法師至正鄙人榮役前詩敘粗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間反山成
說款盡遂獲接棟重崖俱挹迴澗茹芝朮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
再歷寒暑非直山陽靡喜愠之容令尹一進己之色實明悟幽微祛
滌近滯蕩吝澡垢日忘其疾庶自首同居而乖離無象信順莫歸徵
集何緣晚節罹豐遠見參尋至止阻闊音塵殆絕值暑遘疾未旬卽
化誠存亡命也此行頗實有由承凶感痛實百常情紙墨幾時非以
斯名蓋欽志節追深平生自不能默已故投懷援筆其辭曰

仰尋形識俯探理類採聲知律拔茅覩彙物以靈異人以智貴卽是
神明觀鑒意謂爰初在稚慧心夙察吐噏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苑

風過氣越如彼天倪雲披光發求名約身規操束己儻或愚世曾未
近似生以意泰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畜金繒才練藝技
驥首揮霍繁絃綺靡酒娛調促意妍服侈朝迫景曛夕忌星徒悠悠
白日淒淒良夜年往歡流厭來情舍苦樂環迴終卒代謝棄而更適
生速名借誰能易奪何術推移精粗渾濟善惡參差卽心有限在理
莫規試覈衆肆庶獲所窺道家躋近羣流缺遠假名恆誰傍義豈反
獨有兼忘因心則善傷物沈迷羨彼驅遣變服京師振錫廬頂長別
榮冀永息幽嶺舍華襲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子取其靜昏之視明
卽愚成絕智之秉情封理斯涅吝旣弗祛滯亦安拔子之矜之爲爾
苦節節苦在己利貞存彼以明闇逝以慈累徒欲以援物先宜濟此
發軫情違終然理是梁鴻攜妻荷篠見子鷄黍接人行歌通己於世
曰高於道殊鄙始見法師獨絕神理形壽易盡然諾難判乘心卽化
棄身靡歎懷道彌厲景命已晏矜物辭山終息旅館嗚呼哀哉魂氣

隨之延陵已了鳶螻同施漆園所曉委骸空野豈異豈矯幸有遺餘
聊給蟲鳥嗚呼哀哉緬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經始偕是登臨開石
通澗剔柯疏林遠眺重疊近矚嶇嶇事寡地閑尋微探蹟何句不研
奚疑弗析帙舒軸卷藏拔紙襞問來答往俾日餘夕沮溺耦耕夷齊
共薇跡同心歡事異意違承疾懷灼聞凶懣悲孰云不痛零淚霑衣
嗚呼哀哉行久節移地邊氣改終秋中冬踰桂投海永念伊人思深
情倍俯謝常人仰愧無待嗚呼哀哉

廬山慧遠法師誄

并序

道存一致故異化同暉德合理妙故殊方齊致昔釋安公振玄風於
關右法師嗣洙流于江左聞風而悅四海同歸爾乃懷仁山林隱居
求志於是衆僧雲集勤修淨行同法餐風栖遲道門可謂五百之季
仰紹舍衛之風廬山之嶠俯傳靈鷲之旨洋洋乎未曾聞也予志學
之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弗遂永違此世春秋八十有四義熙十

三年秋八月六日薨年踰縱心功遂身亡有始斯終千載垂光嗚呼哀哉乃爲誄曰

於昔安公道風允被大法將盡頹綱是寄體靜息動懷真整僞事師以孝養徒以義仰弘如來宣揚法雨俯授法師威儀允舉學不窺牖鑒不出戶粳糧雖御獨爲萇楚朗朗高堂肅肅法庭既嚴既靜愈高愈清從容音旨優游儀形廣演慈悲饒益衆生堂堂其器豐豐其資鰲角味道辭親隨師供養三寶析微辯疑感化濟濟仁德怡怡於焉問道四海承風有心載馳戒德鞠躬令聲續振五濁暫隆弘道讚揚彌虛彌沖十六王子孺童先覺公之出家年未志學如彼鄧林甘露潤澤如彼瓊瑤既磨既琢大宗戾止座衆龍集聿來胥宇靈寺奚立舊望研幾新學時習公之勗之載和載輯乃修什公宗望交泰乃延禪衆親承三昧衆美合流可上可大穆穆道德超於利害六合俱否山崩海竭日月沈暉三光寢晰衆麓摧柯連波中結鴻化垂緒微風

永滅嗚呼哀哉生盡冲素死增傷悽單繫土槨示同斂骸人天感悼
帝釋慟懷習習遺風依依餘淒悲夫法師終然是栖室無停響途有
廣蹊嗚呼哀哉端木喪尼哀直六年仰慕洙泗俯憚冕笈今子門徒
實同斯艱晨掃虛房夕泣空山嗚呼法師何時復還風嘯竹柏雲靄
巖峯川壑如泣山林改容自昔聞風志願歸依山川路邈心往形違
始終銜恨宿緣輕微安養有寄閻浮無希嗚呼哀哉

若耶山敬法師誄

并序

宋張暢

夫待物而游致用生外道來自我懷抱以歡故晦寶停璞導兼車以
出魏鸞逸雲緒豈增軒以入衛是以士之傲俗尙孤其道幽居之民
無悶高獨吾每宣書夙流照爛故已跂予感詠身心不足若乃冲獨
之韻少歲已高絕嶺之氣早志能遠初憩駕廬山年始勝髮緬邈之
志直已千里乃求剝形就道忘家入法時沙門釋慧遠雖高其甚高
以其尙幼未之許也遂乃登絕澗首太陽臨虛投地之險以身易志

法師乃奇而納焉。胄翔華胤，業集素履。勁露未嚴，先風苦節。同學不勝其勞，若人不改其藻。于時經藏始東，肄業華右。遂扣途萬里，屢遊函洛。定慧相曉，致用日微。羅什既亡，遠公沈世。乃還迹塞門，屏居窮岫。其不出意，若耶之山者於茲二十餘年矣。余叔謝病歸身，唯風停想法師，乘感來遊。積席談晏，清謝竟言不別。而別故已，默語交達。而動靜虛員矣。徵士戴顥秀調宣簡，神居共逸。風理交融，乃倚岫成軒。停林啓館，卽此人外。因心會友，西河方浪。東山已隕，風雲既盡。草木餘哀心之憂矣。淚合無開，嗚呼哀哉。乃爲誄曰：

在尙上王歌鳳，伊洛逸路。翔雲高軒，鳴鶴靈源。世流幽人，代作歸來之子。跨古逢運，結轍承風。遵途襲問，緯玉則溫。經金斯振，歲學兩幼。年盈數始，令德旣軒。其秀唯起，鋒穎萬代。風標千里，情愛相輕。家國如草達矣。哲人獨肆，玄寶總駕。七覺飛鞍，八道三江。多靜湛勝，廬山地去。萬物軌迹，停玄遼遼。清慧結宇，承煙前驅。羣有首路人，天吾生。

製融集彼清風業流善會情竦妙同白日春上素月秋中方寸無底
六合可窮卓彼羅什三界特秀真俗冠冕神道領袖若人對響承車
卽轍沙漠織寒長風負雪投袂冰霜攬裾暮節誰斯問津悠焉在哲
莊衿老帶孔思周懷百時如一京載獨開凶地旣滿願惟糟魄移此
無生悽居樹席妙入環中道出形上所謂伊人玄途獨亮智虛于情
照實其相生住無住異壞相尋羅什就古慧遠去今匠石何運伯牙
罷音殷憂逃遁昔還爾心東巖解迹削景若耶早帳風首春席雲阿
流庭結草復渚含波月軒東秀日落西華情步不辭寢興高絕白雲
臨操清風練節經綸五道提衡六趣四諦歸想三乘總路生滅在法
諸行難常哲人薪盡舊火移光白日投晦中春起霜嗚呼哀哉昔余
丸髮早讌清襟送志非歲迎韻者心家貧親老耕而弗飽就檄追歡
身素孤天旣隔於形徒通以道自我徙病高榭東山明月途靜白雲
路閑承松吐嘯風上舒言咨予載侯夙居涼峻佇館伊人流心酌韻

如何高期隔成幽顯五絃喪弄三觴誰餞嗚呼哀哉山泉同罷松竹
哀涼秋朝霜露寒夜嚴長嗚呼哀哉孤篋將思旅鴈聲時廣開性品
無情者誰連臺成草比館唯悲存亡既代物色長衰嗚呼哀哉蒼生
失御萬物無歸陰爽就夜重陽頓暉嗚呼哀哉伊四望之茫茫愴予
心之悄悄雖淚至之有端固憂來其無兆隱長思以歡悲諒從橫於
言表嗚呼哀哉

新安寺釋玄運法師誄

并序

南齊釋慧琳

維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甲午沙門玄運右臥不興神去危城嗚呼哀
哉法師本譙邦右族寓於燉煌幼稟端明仁和之性長樹弘懿沖閑
之德真粹天挺夙鑒道勝乃遺擯俗纏超出塵礙濯景玄津栖習法
道率由儀律之絕精學體微之妙潛仁晦名之行散畜忘相之施無
得而稱者日夜而茂焉敷說架乎當時理思冠乎中世鑽仰之徒自
遠而來虛至實歸遍于轍跡帝后儲貳之尊藩英鼎宰之重莫不揖

道宗師瞻猷結敬而宏量邃奧不以貴賤舛其顧眄夷整淵深不以
寒暑品其懷抱所以總綜象未崇振頽流者法師其人矣啓訓之緣
有限負手之歌會終風火告徵愈恬明於危識靈聖滅現屢恭悅於
告漸春秋六十九嗚呼哀哉外稟哽識內諮慟魂慕題往迹行實浮
言迺作誄曰

世滯悠曠苦海遐長欲善修掩愛網宏張法燈不曜慧日霾光朽宅
燔仆炎火浮揚二儀構毀算其有歲三轉廓遼空劫誰計從冥詎曉
淪川莫濟接踵既疎實資命世日誕明哲降靈自緣涵徽蘊器有表
孩年神機幼徹凝鑒早宣猶玉初瑩若珠啓泉疵厭塵濁超悟玄微
訣捨愚縛澄翦情違齟年植節非歲從師承規檢敬肅範儀威秉躬
淳潔淑慎心行學辨祕源問窮理夙前隱用昭往疑斯鏡匠佚功倍
思高業盛爰洎中歲綽奧宏廣輪演法空雲滌日朗乘衢若夷擁開
似敞悠悠品類式是宗仰右河振聞左江標秀聲因德宣稱緣道富

提獎詢求悅懌研授仁厚猶地志高如岫輟餐赴嘽捨續矜寒蓄無
停日財以施殫寧賤傲色匪貴愉顏湛茲懿慶均彼藉蘭教之所洽
晦識斯明智之所誘務以心成接昏茂貨撫迷諒情憑微請要莫不
咸亨險路恆遠開引有極生滅相揮念念匪息徂年寡留西光遽逼
雲變豈停將運淨域嗚呼哀哉體深病苦慮達四疾鍼石醫巫分劑
貶失端情法旅正想慈律不捨界勤誓拯羣物嗚呼哀哉合既終離
假會應謝同悲素林寂然中夜談人最善瞻天儼駕卽彼紺宮去此
塵舍嗚呼哀哉

絕微言於永沒毀舟航於遐澁挨崇臺之巖華蕪峻堂之雕麗捨形
有其若遺遷情靈其何界資訓仰兮眷徒空血淚兮感逝嗚呼哀哉

南濟安樂寺律師智稱法師碑

并序

唐裴子野

法師諱智稱河東聞喜人也俗姓裴氏挹汾澮之清源稟河山之秀
質蓄靈因於上葉感慧性於閭浮直哉惟清爰初夙備溫良恭儉體

以得之然而天韻真確含章隱曜沈漸人羣莫能測其遠邇蓋由徑寸之華韜光濬壑盈尺之寶未剖聯城鑒觀者罔識其巨麗逖聽者弗得其鴻名羈束戎旅俛起阡陌年登三十始覽衆經退而歎曰百年倏忽功名爲重名不常居功難與畢且吉凶悔吝孔書已驗變化起伏歷聖未稱安知崢嶸之外寥廓之表籠括幽顯大援無邊者哉彼有師焉吾知歸矣遂乃長揖五忍斂衽四依挫銳解紛於是乎盡宋大明中益部有印禪師者苦節洞觀鬱爲帝師上人聞風自託一面盡禮印公言歸庸蜀乃攜手同舟以宋太始元年出家於玉壘誠感人天信貫金石直心般若高步道場旣而敬業承師就賢辨志遨遊九部馳騁三乘摩羅之所宣譯龍王之所韜祕雖且受持諷誦然未取以爲宗常謂攝心者迹迹密則心檢弘道者行行察則道存安上治人莫先乎禮閑邪遷善莫尙乎律可以驅車火宅翻飛苦海瞻三途而勿踐歷萬劫而不衰者其毗尼之謂歟乃簡棄枝葉積思根

本頓轡洗心以爲己任於是曳錫蹠步千里遊學擁經持鉢百舍不休西望荆山南過澧浦周流華夏博採奇聞土木形骸琬琰心識靡高不仰無堅不攻寢之所安席不及煖思之所至食不遑餐入道三年從師四講教逸功倍而業盛經明每稱道不墜地人各有美宣尼之學何詎常師干時具隱二上人先輩高流鳳鳴西楚多寶穎律師洽聞溫故翰起東都法師之在江陵也稟具隱爲周旋爰及還京洛以穎公爲益友皆權衡殿最言刈菁華捨稊稗而膳稻梁會鹽梅而成鼎飪其理練其旨深膚受末學莫能踵武以泰始六年初講十誦於震澤闡揚事相咫尺神道高談出雲漢精義入無間八萬威儀怡然理暢五部章句渙爾同波由是後進知宗先達改觀暉光令問於斯籍甚法師應不擇方行有餘力清言終日而事在其中立栖雲於具區營延祚於建業令不待巖房櫛肅靜役不加迅棟宇駢羅自方等來儀變梵爲漢鴻才鉅學連軸比肩法華維摩之宗往往間出涅

槃成實之唱處處聚徒而律藏憲章於時最寡振裘持領允屬當仁
若夫淵源浩汗故老之所迴惑峻阻隱複前修之所解駕皆剖析毫
釐粉散膠結鉤深致遠獨悟胸懷故能使反戶之南彎弓之北尋聲
赴響萬里而至門人歲益經緯日新坐高堂而延四衆轉法輪而朝
同業者二十有餘載君子謂此道於是乎中興絕慶弔屏流俗朱門
華屋靡所經過齊竟陵文宣王顧輕千乘虛心八解嘗請法師講於
邸寺既許以降德或謂宜修賓主法師笑而答曰我則未暇及正立
函丈始交涼燠時法筵廣置髦士如林主譽既馳客容多猛發題命
篇疑難鋒出法師應變如響若不留聽囿辯者土崩負強者折角莫
不遷延徙靡亡本失支觀聽之流稱爲盛集法師性本剛克而能悅
以待問發言盈庭曾無忤色虛己博約咸竭厥才依止疎附訓之如
一少壯居家孝于惟友脫屣四攝愛著兩忘親黨書介封而不發內
恕哀蹙抑而不臨常曰道俗異故優陀親承音旨寧習其言而忽其

教煩惱煦濡蕭然頓遣法師之於十誦也始自吳興迄于建業四十
有餘講撰義記八篇約言示制學者傳述以爲妙絕古今春秋七十
有二齊永元三年遷神于建康縣之安樂寺僧尼殷赴若喪昆姊諒
不言之信不召之感者云若夫居敬行簡喜愠不形於色知人善誘
甄藻罔遺于時臨財廉取予義明允方大處變不渝汪汪焉堂堂焉
渤碣河華不能充其量蓋淨行之儀表息心之軌則歟弟子道進等
感梁木之旣摧慟德音之永闕俾陳信而有徵庶流芳而無愧

廬山香鑪峯寺景法師行狀

齊虞羲

法師諱僧景本姓歐陽衡陽湘鄉人也資無始之良因得今生之遠
悟黃中通理幼而自然好誦經善持操行止有方身口無擇十歲而
孤事母盡孝母爲請室良家非其好也辭不獲命弱冠以世役見羈
於時駮馬生郊羽檄日至躬擐甲胄跋履山川且十年矣雖外當艱
棘而內結慈悲故未離人羣已具息心之行後行經彭蠡見廬嶽而

悅之於是有終焉之志復反湘川稍棄身非所味道忘食日一菜蔬
後得出壘門便離妻室忽夢廬山之神稽首致敬曰廬山維嶽峻極
于天是曰三宮壁立萬仞欲屈真人居之真人若不見從則此山永
廢矣又夢受請而行至香鑪峯石門頂見銀閣金樓丹泉碧樹崢嶸
刻削希世而有於是鷄鳴戒旦便飄爾晨征于時江陵僧徒多有行
業或告法師曰荊州法事大盛乃因此東柩自夏首西浮遇僧淨道
人深解禪定乃曰真吾師也遂落髮從之住竹林禪房始斷粒食默
然思道或明發不寐刺史聞風而悅欲相招延或曰此公乃可就見
不可屈致也於是累詣草廬遂服膺請戒江漢人士亦迴向如雲先
是神山廟靈驗如響侵迤見災且以十數法師考室其旁神遂見形
爲禮使兩神童朝夕立侍有女巫見而問之法師不答廬山神復來
固請以永明十年七月振錫登峯行履所見宛如夢中乃卽石爲基
倚巖結構匡坐端念虎豹爲羣先德曇隆慧遠之徒亦卜居于此旣

人跡罕至遂不堪其憂且山氣氛氲令人頭痛身熱曾未幾時莫不
來下唯法師獨往一去不歸既却禾黍之資不避霜露之氣時捫蘿
越險行動若飛或有羣魔不喜法師來者能使雷風爲變以試法師
既見神用確然羣魔乃止久之復隨險幽尋造石梁石室靈山祕地
百神之所遨遊也法師說戒行香神皆頭面禮足昔神人吳猛得入
此遊觀自茲厥後唯法師復至焉羲皇已來二人而已矣初法師入
山二年禪味始具每斂心入寂偏見彌勒如來常云宿植之緣也建
武四年春忽語弟子曰吾壽當九十但餘年無益於世而四大有累
於人思拯助衆生不得久留此矣七月二十一日標極嶺西頭爲安
屍之處人莫之知也後七日而疾疾後七日而終春秋五十八臨終
合掌曰願卽生三途救一切衆生苦又曰吾以身施烏鳥慎勿埋之
初法師喚下寺數人安居講授或謂法師曰今欲出山尋醫又勸進
飲食法師曰吾累在此身及吾無身吾有何累勿多言也遷化旬有

六日容貌如生兩指屈握伸之隨復如故宿德比丘皆曰夫得道人多以七爲數法師自疾至歿不其然歟兩指不伸亦良有以也初鑪峯孤絕羽翼所不至自法師經始常有雙鳥來巢及法師卽化鳥亦永逝矣唯法師宿藉幽源久素淨業故慈悲喜捨習與性成微妙玄通因心則有入山林而不出絕榮觀而超然若乃八珍強骨之資九轉延華之術皆如脫屣矣唯直心定志在無價寶舟愛護化城期爲彼岸鑽仰不測故未得而名焉

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

沈約

比丘尼釋淨秀本姓梁氏安定烏氏人也其先出自少昊至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氏周孝王時封其十六世孫非子於秦其曾孫秦仲爲宣王侯伯平王東遷封秦仲少子於梁是爲梁伯漢景帝世梁林爲太原太守徙居北地烏氏遂爲郡人焉自時厥後昌胤阜世名德交暉蟬冕疊映漢元嘉元年梁景爲尙書令少習韓詩爲世通儒魏

時梁爽爲司徒左長史祕書監博極羣書善談玄理晉太始中梁闡爲涼雍二州刺史卽尼之迺祖也闡孫撫晉范陽王虓驃騎參軍事漁陽太守遭永嘉蕩析淪於僞趙爲祕書監征南長史後得還晉爲散騎侍郎子疇字道度征虜司馬子粲之仕宋征虜府參軍事封龍川縣都亭侯尼卽都亭侯之第四女也挺慧悟於曠劫體妙解於當年而性調和綽不與凡孩孺同數弱齡便神情峻徹非常童稚之伍行仁尙道洗志法門至年十歲慈念彌篤絕粉黛之容棄錦綺之翫誦經行道長齋蔬食年十二便求出家家人苦相禁抑皆莫之許於是心祈冥感專精一念乃屢獲昭祥亟降瑞相第四叔超獨爲先覺開譬內外故雅操獲遂上天性聰叡幼而超羣年至七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行道聞讀大涅槃經不聽食肉於是卽長蔬不噉二親覺知若得魚肉輒便棄去昔有外國普練道人出於京師往來梁舍便受五戒勤翹奉持未嘗違犯日夜恆以禮拜讀誦爲業更無餘務及

手能書常自寫經所有財物唯充功德之用不營俗好少欲入道父母爲障遂推流歲月至年二十九方獲所志落髮青園服膺寺主上事師虔孝先意承旨盡身竭力猶懼弗及躬修三業夙夜匪懈僧使衆役每居其首精進劬勤觸事關涉有開士馬先生者於青園見上卽便記云此尼當生兜率天也又親於佛殿內坐禪同集三人忽聞空中有聲狀如牛吼二尼驚怖迷悶戰慄上淡然自若徐起下牀歸房執燭檢聲所在旋至枸欄二尼便聞殿上有人相語云各自避路某甲師還後又於禪房中坐伴類數人一尼鼾眠此尼於睡中見有一人頭屈于屋語云勿驚某甲師也此尼於是不敢復坐又以一時坐禪同伴一尼有小緣事暫欲下牀見有一人抵掌止之曰莫撓某甲師於是閉氣徐出歎未曾有如此之事比類甚繁既不卽記悉多漏忘不得具載性愛戒律進止俯仰必欲遵承於是現請曜律師講內自思惟但有直一千心中憂慮事不辦夜卽夢見鸚鵡鴿雀子

各乘車車並安軒車之大小還稱可鳥形同聲唱言我助某甲尼講
去既寤歡喜知事當成及至就講乃得七十檀越設供果食皆精後
復又請穎律師開律卽發講曰清淨鬘水自然香如水園香氣深以
爲欣旣而坐禪得定至於中夜方起更無餘伴便自念言將不犯獨
卽諮律師律師答云無所犯也意中猶豫恐違失且見諸寺尼僧多
有不如法乃喟然歎曰嗚呼鴻徽未遠靈緒稍墮自非引咎責躬豈
能導物卽自懺悔行摩那埵於是京師二部莫不咨嗟云如斯之人
律行明白規矩應法尙爾思愆何況我等動靜多過而不慚愧者哉
遂相率普懺無有孑遺又於南園就穎律師受戒卽受戒日淨鬘水
香還復如前青園諸尼及以餘寺無不更受戒者律師於是亦次第
詣寺敷弘戒品闡揚大教故憲軌遐流迄屆于今穎律師又令上約
語諸寺尼有高牀俗服者一切改易上奉旨制勒無不祇承律藏之
興自茲更始後又就三藏法師受戒清淨水香復如前不異青園徒

衆既廣所見不同師已遷背更無覲侍於是思別立住處可得外嚴
聖則內窮宴默者以宋大明七年八月故黃修儀及南昌公主深崇
三寶敬仰德行初置精舍上麻衣弗溫藿食忘飢躬執泥瓦盡勤夙
夜以宋泰始三年明帝賜號曰禪林蓋性好閑靜冥感有徵矣而制
龕造像無不畢備又寫集衆經皆令具足裝潢染成悉自然有娑羅
伽龍王兄弟二人現迹彌日不滅知識往來並親瞻覩招納同住十
有餘人訓化獎率皆令禪誦每至奉請聖僧菓食之上必有異迹又
於一時虔請聖衆七日供養禮懺始訖攝心運想卽見兩外國道人
舉手共語一云呿羅一云毗呿羅所著袈裟色如桑椹之熟因卽取
泥以壞衣色如所見倣於是遠近尼僧並相倣效改服間色故得絕
於五大之過道俗有分者也此後又請阿耨達池五百羅漢日日凡
聖無遮大會已近二旬供設既豐復更請罽賓國五百羅漢足上爲
千及請凡僧還如前法始過一日見有一外國道人衆僧悉皆不識

於是試相借問自云從罽賓國來又問來此幾時答云來此一年也衆僧覺異令人守門觀其動靜而食畢乃於宋林門出使人逐視見從宋林門去行十餘步奄便失之又嘗請聖僧浴器盛香湯及以雜物因而禮拜內外寂默卽聞器稀杓作聲如用水法意謂或是有人出便共往看但見水杓自然搖動故知神異又曾夜中忽見滿屋光明正言已曉自起開戶見外猶闇卽更閉戶還牀復寢久久方乃明也又經違和極篤忽自見大光明遍於世界山河樹木浩然無礙欣爾獨笑傍人怪問具陳所見卽能起行禮拜讀誦如常無異又於一時復違和亦甚危困忽舉兩手狀如捧物語傍人不解問言爲何所捧答云見寶塔從地出意欲接之旛花伎樂無非所有於是疾恙豁然而除都無復患又復違和數日中亦殊綿憊恆多東向視合掌向空於一時中急索香火移時合掌卽自說云見彌勒佛及與舍利弗目連等諸聖人亦自見諸弟子數甚無量滿虛空中須臾見彌勒下

生翹頭末城云有人持幡華伎樂及三臺來迎於此上幡華伎樂非世間比半天而住一臺已在半路一臺未至半路一臺未見但聞有而已爾時已作兩臺爲此兆故卽更作一臺也又云有兩樹寶華在邊人來近牀語莫壞我華自此之後病卽除損前後遇疾恆有瑞相或得涼風或得妙藥或聞異香病便卽愈疾瘥之爲理都以漸豁然而去如此其數不能備記又天監三年一夏違和於晝日眠中見虛空藏菩薩卽自圍繞誦唄唄聲徹外眠覺所患卽除又白日臥開眼見佛入房幡蓋滿屋語傍人令燒香了不自見上以天監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悶不下飲彭城寺令法師以六月十九日夜得夢見一處謂是兜率天上住止巖麗非世間比言此是上住處卽見上在中於是法師有語上上得生好處當見將接上是法師小品檀越勿見遺棄上卽答云法師丈夫又弘通經教自應居勝地某甲是女人何能益法師又云不如此也雖爲丈夫不能精進持戒不及上時

體已轉惡與令法師素疎不堪相見病既稍增飲粥日少爲治無益漸就綿惓至七月十二日爾時天雨清涼悶勢如小退自云夢見迎來至佛殿西頭人人捉幡竿猶車在地幡之爲理不異世間隊擔鼓旗幡也至二十日便絕不復進飲粥至二十二日令請相識衆僧設會意似分別至二十五日云見十方諸佛遍滿空中至二十七日中後泯然而臥作兩炊久方復動轉自云上兜率天見彌勒及諸菩薩皆黃金色上手中自有一琉璃清淨甕可高三尺許以上彌勒卽放光明照于上身至兜率天亦不見飲食自然飽滿故不復須人間食也但聞人間食皆臭是以不肯食於彼天上得波利麩將還意欲與令法師有人問何意將麩去答云欲與令法師是人言令法師是人中果報那得食天上食不聽將去旣而欲見令法師閑居上爲迎法師來相見語法師可作好菜食以餉山中坐禪道人若修三業方得生兜率天耳法師不坐禪所以令作食餉山上道人者欲使與坐禪

人作因緣也自入八月體中亦轉惡不復說餘事但云有三十二童子一名功德天二名善女天是迦毗羅所領恆來在左右與我驅使或言得人餉飲食令衆中行之復云空中晝夜作伎樂鬧人耳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六

音釋

宐

烏瓜切

多朗切

直言也

誅

魯猥切

胄

普沒切

絙

居登切

蠹

當故切

藪

蘇

蘇

蘇

蘇

切菜茹

喂

喂

烏每切

螺

魯

附俱切

神

木

襪

居兩切

襪

襪

襪

襪

襪

襪

衣

張連切

難

女六切

囂

許驕切

囂

許驕切

湫

七由切

閔

五漑切

滓

側氏

側氏

側氏

側氏

翻

下革切

艘

蘇鳩切

船

膈

蒲逼切

臆

意不泄也

瑾

奇鎮切

芟

所巖切

泝

泝

泝

泝

桑

故切

怒

乃歷切

逆

桑故切

覲

徒歷切

辨

符善切

化

芳止切

彙

離別也

彙

彙

彙

切類

喻

許及切

襲

必益切

懣

莫本切

繫

陟立切

羸

杜奚切

跂

詰利

詰利

詰利

詰利

詰利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僧行篇第五之二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藪加以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忿可付所在與寺耆長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主者詳爲條格速施行

以僧顯爲沙門都統詔

魏孝文帝

門下近得錄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門都統比考德選賢寤寐勤心繼佛之任莫知誰寄或有道高年尊理無勞紆或有器玄識邈高挹塵務今以思遠寺主法師僧顯仁雅欽韻澄風柔鏡深敏潛明道心清亮固堪茲任式和妙衆近已口白可勅令爲沙門都統又副儀貳事緇素攸同頃因曜統獨濟遂廢茲任今欲毗德贊善固須其人皇舅

寺法師僧義行恭神暢溫聰謹正業茂道優用膺副翼可都維那以
光賢徒

立僧尼制詔

門下凝覺澄冲事超俗外淵模崇蹟理寄忘言然非言何以釋教非
世何能表真是以三藏舒風必資誠典六度摛化固憑尺波自像教
東流千齡已半秦漢華俗制禁彌密故前世英人隨宜興例世輕世
重以裨玄奧先朝之世當爲僧禁小有未詳宜其修立近見沙門統
僧顯等白云欲更一刊定朕聊以淺識共詳至典事起忽忽觸未詳
究且可設法一時粗救世世教殿須立白一同更釐厥衷

聽諸法師一月二入殿詔

門下崇因贊業莫若宗玄裨神染志誰先英哲故周旦著其朋之誥
釋迦唱善知之文然則位尊者以納賢爲貴德優者以親仁爲尙朕
雖寡昧能無庶幾也先朝之世經營六合未遑內範遂令皇庭闕高

邈之容紫闥簡超俗之儀於欽善之理福田之資良爲未足將欲令懿德法師時來相見進可餐稟道味退可飾光朝廷其勅殿中聽一月三入人數法諱別當牒付

令諸州衆僧安居講說詔

門下憑玄歸妙固資冥風餐慧習慈實鍾果智故三災檢攝道之恆規九夏溫詮法之嘉猷可勅諸州令此夏安居清衆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任其數處講說皆僧祇粟供備若粟尠徒寡不充此數者可令昭玄量減還聞其各欽旌賢匠良推叡德勿致濫濁情茲後進

贈徐州僧統并設齋詔

門下徐州道人統僧逞風識淹通器尙倫雅道業明博理味淵澄清聲茂譽早彰於徐沛英懷玄致夙流于譙宋比唱法北京德芬道俗應供皇筵美敷宸宇仁叡之良朕所嘉重依因旣終致茲異世近忽

知聞悲怛于懷今路次竟濮青泗豈遙愴然念德又增厥心可下徐州施帛三百疋以供追福又可爲設齋五千人

歲施道人應統帛詔

門下應統仰紹前哲繼軌道門徽佇玄範沖猷是託今旣讓俗各理宜別供可取八解之義歲施帛八百疋准四輩之貺隨四時而給又修善之本實依力命施食之因內典所美可依朝官上秩當月而施所以遠譬深理者匪獨開崇俗心抑亦獎勵道意耳

爲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詔

門下徐州法師慧紀凝量貞遠道識淳虛英素之操超然世外綜涉之功斯焉罕倫光法彭方聲茂華裔研論宋壤宗德遠邇爰於往辰唱諦鹿苑作匠京緇延賞賢叢修矣死魔忽殲良器聞之悲哽傷慟于懷可勅徐州施帛三百疋并設五百人齋以崇追益

述僧中食論

沈約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爲累甚切萬事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

得不得不爲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雖有禁約之旨事難卒從譬於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邪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於情性所累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餐此蓋是遣累之筌蹄適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述僧設會論

夫修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衆僧止設一會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衆僧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至時持鉢往福衆生今之僧衆非唯持中者少乃有腆恣甘腴廚膳豐豪者今有加請召並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腴之口進蔬藪之具延頸蹙頰固不能甘既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在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其義不爾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曷然無許自立廚帳并畜淨人者也今既取足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鉢到門便呼爲僧徒鄙事下劣既是衆所鄙恥莫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淨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謂僧一會既可髣像行乞行乞受請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又不請召則行乞之法於此永

冥此法既冥則僧非佛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爲會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目應心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運心則爲會可矣

問沙汰釋李詔

北齊文皇帝

朕聞專精九液鶴竦玄州之境苦心六歲釋擔煩惱之津或注神鬼之術明尸解之方或說因緣之要見泥洹之道是以太一闡法竟於輕舉如來證理環於寂滅自祖龍寢迹劉莊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有委親遺累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藪伽藍遍於州郡若黃金可化淮南不應就戮神威自在央掘豈得爲剗若以御龍非實荆山有攀髯之戀控象爲虛瀍洛寤夜光之詭是非之契朕實惑焉乃有緇衣之衆參半於平俗黃服之徒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爲此不充王用因茲取乏欲擇其正道蠲其左術一則有潤邦家二則無惑羣品且積競絲來行之已久頓於中路沙汰實難至如兩家升降二途

脩短可指言優劣無鼠首其辭

答沙汰釋李詔表

北齊樊孝謙

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謂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祕錄三尸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王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樂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霞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壁旣反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歿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此爲不朽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墨以爲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求出家藥王燔軀波菴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剋念寧有改形易貌有

異世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將
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己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燕沐
時雨而羣飛臺上銅烏嚙和風而獨囀但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
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惟始旣疲遊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
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
舜德上天賜珮實報禹功兩馬記言二班書事不見三世之辭無聞
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尙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臣某
謹對

弔道澄法師亡書

梁簡文帝

省啓承尊師昨夜涅槃甚深悲怛法師志業淹明道風淳素戒珠瑩
淨福翼該圓加以識見冥通心解遠察記落雨而必然稱黑牛而匪
謬服膺者無遠近蒙益者兼道俗弟子自言旋京輦便伸結緣豈謂
一息不追奄至乎此然勝業本深智刀久利必應遊神寶地騰跡淨

天但語其乳池啓殯香棺入室不入空心于何不慟但如來降生之迹因此而入泥洹正當其生住滅靡有定相先聖後賢何其形響推校因緣未始有例上人等並在二歲積始終稟道宜應共相策勉弘遵舊業使道場無斷利益不墜所祿物輒如法供養奈何奈何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筠

菩薩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南問訊東陽盛法師弟子昔因多幸早蒙覲接歲月推流踰三十載欽慕風德獨盈懷抱間以山川無由禮敬司馬參軍仰述存眷曲垂訪憶既荷錄舊之情兼佩懇勸之旨歡欣頂戴難爲譬說仰承垂和履福享年九十有四嗟絳人之未高同殷宗之遐壽且耳長直已過頂齒剛曾不先落延華駐彩怡神輔性自非宿殖善因何以招斯勝果尊年尙齒之誠懷德敦舊之款依風慕道之深欣羨景仰之至興居在念寤寐載懷弟子限此樊籠迫茲纓鑱無由問道撫躬如失庶心期冥會咫尺江山道術相忘

棄置形迹唯願敬最保此期頤赤松朱髮復何足貴飛錫騰軀真在
旦夕指陳丹款殊未伸暢儻惠一言豈不幸甚弟子筠稽首和南

與汝南周顥書

梁釋智林

近聞檀越敘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恆律雖進物不速作
論已成隨喜充遍物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衆製論
雖成定不必出聞之懼然不覺興悲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
六十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參得此義常謂藉
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
高勝迺舊有此義常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既犯越常
情後聽進受便自甚寡傳通略無其人貧道捉麈尾已來四十餘年
東西講說謬至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此途百里無人得者
貧道積年乃爲之發病既衰病未愈加復旦夕西旋顧惟此道從今
永絕不言檀越機撥無緒獨創方外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

實無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
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爲福利無以相過旣幸已詮述想便宜廣宣使
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天奇趣耶若此
論已成遂復中覆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爲法障往意理然非戲論矣
想便寫一本爲惠貧道齋以還西使處處弘通也比小可牽曳故入
山取敘深企付之

與舉法師書

梁劉峻

聞諸行李高談徽德逖聽風聲心飛魂竦無異蘄仙之望石髓太陰
之思龍燭蒼星昏昊涼雲送秋道勝則肥固應頤攝衣裳虹蜺帷幕
霄露餌黃菊之落蘂酌清澗之苾流日候歸鴈晨鳧暮聽羈雌獨鶴
神影影爾蓋象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荆卿旁若無人孝
然堅臥冰雪沈沈隱隱何以尙之哉至於馳騫經囿翱翔書圃極龍
宮之妙典彈石室之鴻記道生伏其天真曼倩謝其辨物若乃習是

童子措志雕蟲藻思內流英華外發葳蕤秋竹照曜春松爵頌息明珠之譽長門濫黃金之賞盛矣美矣煥其麗乎昔旅浙河嘗觀組纈不覺紙爇筆焚魂魄斯盡自茲厥後兩絕珪璧意睠睠於菁華腸迴迴於九逝夫日御停照不踰隙穴海若瀆涌莫限隈囑以玉抵鵲幸傳餘寶冀閱清徽用瘳眩疾然越民非鬻冠之所齊國豈奏韶之地望與其進無貽責焉

與皎法師書

梁王曼穎

弟子孤子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使其倚撫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乃至法旣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軔西域安侯支讖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爲利益固宜緇素傳美鉛槧定辭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間表秦書佛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檢復恨局當時宋典所好頗因其會兼且抗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

之說感應或所高推幽明不無梗槩汎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
又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
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爾
獨載玄暢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
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旣
同法濟之責王季染毫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
鄙意梗槩頗見法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鴻筆綿亘古今包括內外
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約豈加以高爲名旣使弗逮者恥
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子前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
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文徒竟無一言可豫卜市肆空設千金之賞
方入蓬龍函上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
學頃日疋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裘斯文在斯鑽仰弗暇討論何所
成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道知休奕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

流殷皓憚支遁才俊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第
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

答王曼穎書

梁釋君白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鍼艾而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顧
惟道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高僧故漸染已來昭明遺
法殊功異績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貧道少乏懷書抱篋自
課之勤長慕鉛墨隆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閒厝心傳錄每見一
介可稱輒有懷再省但歷尋衆記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
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以不量寸管輒樹十科商榷條流意言略
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自備疎遺豈宜濫入高聽檀越既學
兼孔釋解貫玄儒抽文綴藻內外淹劭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志鄙
俚用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來告吹噓更增悞慙今以所著
讚論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君白

弔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遴

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泡電倏忽三相不停苦空無我五陰寧住尊
師僧正捨壽閣浮遷神妙樂雖乘此宿殖必登善地人情怛化銜疚
悲摧念在三之重追慕哀慟纏綿永往理不可任奈何奈何僧正精
理特拔經論洽通蔬菲終身有爲略盡枯槁當年儀形二衆豈直息
心標領亦爲人倫之傑弟子少長遊遇數紀迄茲平生敬仰善友斯
寄哀疾待盡不獲臨泄鯁慟之懷二三增楚扶力修嗒迷猥不次弟
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與震法師兄李敬拙書

生滅無常賢弟震法師奄同力士生處道識長往法言永絕惋怛抽
摧不能已巳年事未高德業方播疾恙甫爾謂無過憂遂至遷化道
俗驚愕念孔懷之切天倫至慟永往之情不可居處奈何奈何法師
義味該洽領袖黑衣識度愷悌籍甚當世昔在京師聖上眴接自還

鄉國歷政禮重且講說利益既實弘多經始寺廟實廣福業襟抱豁
然與物無忤所與遊款皆是時賢白黑歸美近遠欽敬豈止息心殄
悴實亦人倫喪寶追懷歎愴何可弭歇并辱遺書及別物對增哽欬
殿下自爲作銘又教鮑記室爲誌序恐鮑相悉未能究盡已得面爲
鮑說諸事行及徽猷計必勒不朽事如今日誌石爲薦并呼師修之
鐫刻亦當不久可就言增泫然投筆悽憊劉之遴頓首頓首

弔僧正京法師亡書

八月二十日之遴和南法界空虛山木墮壞尊師大正遷神淨土凡
夫淺累嬰滯哀樂承此凶訃五內抽摧哀慟深至不能自己念追慕
永往纏綿斷絕情在難居奈何奈何大正德冠一時道蔭四部訓導
學徒紹隆像法年居僧首行爲人師公私瞻敬遐邇宗仰若乃五時
九部流通解說匹之前輩聯類往賢雖什肇融恆林安生遠豈能相
尚頓悟雖出自生公弘宣後代微言不絕實賴夫子重以愛語利益

窮四攝之弘致檀忍智慧備六度之該明白黑歸依含識知庇舟航
愚冥棟梁寺塔日用不知至德潛運何道長而世短功被而身沒映
乎大海永墜須彌照彼高山長收朗日往矣奈何當復奈何法師幼
而北面生小服膺迄乎耆邁恆在左右在三之重一旦傾殞哀慟之
至當何可處弟子紈綺遊接五十餘年未隆知顧相期法侶至乎菩
提不敢生慢未來難知現在長隔眷言生平永同萬古尋思惋愴倍
不自勝未由嗙執伸泄哀歎謹裁白書投筆哽猥弟子劉之遴頓首
和南

東陽金華山栖志

劉孝標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哉蓋性其然也
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踏駁無異
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
然悅其所悅烏足毛羽瘡痍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心駭

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霑濡霧露彌願閑逸每思濯清瀨息椒
丘寤寐永懷其來尙矣蚓專噬壤民欲天從爰洎二毛得居巖穴所
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臯澤坱鬱
若其羣峯疊起則接漢連霞喬林布濩則春青冬綠迴溪映流則十
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
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
中奮迅泥滓上徵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栖咸萃茲地良由碧湍素石
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古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謫左元放稱
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紅
紫因此爲稱靡迤坡陀下屬深渚巘岼巘嶙上虧日月登自山麓漸
高漸峻壘路迫隘魚貫而升路側有絕澗聞摩豁俯窺木杪焦原
石邑匪獨危懸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臯陸隱賑予之葺宇實在
斯焉所居三面皆迴山週繞有像郭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望東

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微淫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汹涌成音並
漕瀆通引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甍激湍迴於階砌供帳無綆汲盥
漱息瓶盆楓櫨椅瀝之樹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
實包綠裹杳白蒂抽紫莖櫛蠹芣蓐捐清風鳴籟垂條攬戶布葉房
櫛中谷澗濱華藻攢列至於青春緩謝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懷
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泣露芙蕖紅華照水臯蘇縹葉從風憑軒永
眺蠲憂忘疾丘阿陵曲衆藥灌叢地髓抗莖山筴抽節金鹽重於素
璧玉豉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痼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
局紫丸翺翺羣鳳風胎雨馱綠翼紅毛素纓翠鬣肅肅毛羽關關好
音皆馴狎園池旅食鷄鶩若迺鴟日伺辰響類鐘鼓鳴蛙候曙聲像
琴瑟玄猿薄霧清囀飛狔乘煙咏吟嘈噴嘹亮悅心娛耳諒所以跨
躡管籥鞀軼笙簧宅東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邃宇臨崖博
敞閑虛納祥生白左瞻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

七覺詆訶五塵郁列戒香浴滋定水至於熏鑪夜爇法鼓旦聞予則
跼躡掘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欽和至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
熙熙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
亭崖側下望雲雨蕙樓菌榭隱映林篁飛觀列軒玲瓏煙霧日止却
粒之氓歲集神仙之客餌星髓吸流霞將乃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
下有石井聳峙中澗雕琢刻削頗類人工躍流瀲灩滙涌決咽電擊
雷吼駭目驚魂寺觀之前皆植脩竹檀欒蕭瑟被陵緣阜竹外則有
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腴鄭白決漳莫之能擬致紅粟流
溢鳧鴈充厭春鶩旨膳碧鷄冬葦味珍霜鷄穀巾取於丘嶺短褐出
自中園萑蔣逼側於池湖管蒯駢填於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
不阜實蕃籬充牣崖巘歲始年季農隙時閑濁醪初釐醪清新熟則
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罇置酌酒酣耳熱屢舞誼叟辰論
箱庾高談穀稼喑喑謳歌舉杯相抗人生樂耳此歡豈訾若夫蠶而

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爲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豈與嵇生齒劍楊子墜閣較其優劣者哉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陳釋真觀

泉亭光顯寺釋真觀致書領軍檀越竊聞四依開士匡正法於將頽十地高人秉玄文於已絕能使崛山遺跡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經行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絪是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者並令捐茲淨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閭旣普天之下莫匪王臣正當僊俛恭承鞠躬祇奉但愚情所謂竊或疑焉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傳此地數百年間濟濟僧徒一何爲盛雖復市朝亟改風化頻移慧炬常明戒香恆馥其爲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諸史傳至如浮圖和上曜彩鄴中高座法師流芳鞏洛或復昆明池內識劫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碎身之遺蔭道開入境仙人之星乃

出法成去世紺馬之瑞爰淨乃有青目赤髭黃眸白足連眉表稱大
耳傳芳莫不定水淵澄義峯山豎汪汪道望類迦葉之高蹤肅肅威
儀似額鞞之清行頃年訛替乃日澆漓而正法洪基猶應未殄忽復
違其本志奪彼前心莫不仰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法座
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岐路而有分袂之悲雖異河梁
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繼名籍爲其深罪延茲咎累亦可哀矜夫出
俗之人務應修道許其方外之禮不拘域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無
關簿領並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刹爲居臨中告飯或頭陀林下
或蘭若巖阿如此之流寧容繼屬若勝業不全清禁多毀宜應休道
此事誠然而持犯難知聖凡相濫譬菴羅之果生熟難分雪山之藥
真僞難辯忽使崑峯之上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蛇等斃何期惜也
吁可傷哉又其割愛辭親披緇翦髮旣無僕使永絕妻孥或老病之
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其一朝而散便溘死溝渠遂有

赴峻壑而投身縊長繩而殞命雖復汨羅之痛匹此猶輕荒谷之悲
方斯未重且復奇才絕學並寄後生聽講誦經咸資晚秀所以須陀
得戒猶是幼童身子揚名差非耆老如斯之類若並翻緇恐此法門
便無紹繼梵輪絕矣精舍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房所寄後
殿斯憑愚謂此人殆誠無用若必有拔拒投石之能索鐵伸鉤之力
則並從軍幕久預長驅儻復尙服緇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薄樂
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便同孟昶之浮怯旣不便弓馬徒勞行陣
雖復身披甲冑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遙聞戰鼓色變
心驚遠望軍麾魂飛氣懾將恐有阻都護之威無益二師之勇若謂
不輸王課靡助國儲所以普使收其賦斂但浮遊之屬萍迸蓬飛散
誕之流且貧終窶鄉里旣無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納履則兩踵併穿
斂襟則雙肘皆現觀董生之百結尙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疑豐
飽求朽壤以爲藥寧識紫丸服糞掃而爲衣豈逢黃絹貨財之禮此

則無從懷璧之愆信哉應免若令其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
便是糗糧莫寄伏惟皇朝御曆齊聖欽明繼踵軒轅比肩炎昊握鏡
之風彌遠垂衣之化方深兼復梁棟三寶敷弘十善昔漢明靈感止
夢金人晉武覆修纔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慚焉或深經是護等仙
預大王寶塔斯成類無憂國主明揚仄陋信巢父之清虛徵聘漁叟
許巖君之高尙愚謂絳預今者俛首僧尼若已離法衣無過道業或
常居邸肆恆處田園並依民例宜從策使如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
或宣唱有功梵聲可錄或繕修塔廟建造經書救濟在心聽習爲務
乃至羸老之屬貧病之流幸於編戶無所堪用並許停寺仍上僧籍
必望十城之寶或出荆山百步之中時逢芳草於是寺斷流俗之僧
衆無鋪糟之客六時翹請常以國界爲心三業精修必用君王爲本
豈不幽明踊躍人鬼欣歡冥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交泰六氣
調和征馬息鞍軍旗卷旆邊荒入附無待丹水之師玉帛來朝還想

稽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欣哉儻復疆場不虞軍資有闕薄須費計
伏聽徵求仰惟領軍檀越外則探蹟典墳內則鉤深經論才高帷幄
寄重鹽梅必願降意芻蕘留心正法微惠研詳薄垂觀覽如其一毫
可採深希曲爲矜論無使蘭艾同鋤薰蕕俱剪庶得仙人苑裏更轉
法輪長者園中還鋪講席則匡維之德比恆岱以齊高擁護之功似
滄溟而共廣橫此忤煩彌增悚惕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竊聞出家閑曠猶若虛空在俗籠樊比於牢獄非但經有明文亦自
世間共見瞥聞法師覆彼舟航趣返緇衣之務此爲目下之英奇非
久長之深計何以知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
中之苦弟子素以法師雖無曩舊相知已來亦復不疎夫良藥必自
無甘忠諫者決乎逆耳倚見其僻是以不忍不言且三十年中造莫
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已成之功淑爲可惜敬度高懷未解深意將非

帷帳之策欲集劉侯形類臥龍擬求葛氏黃石兵法寧可再逢三併
茅廬無由兩遇封爵五等唯見不逢中閣外門難朱易白鳴笳鳳管
非有或聞儻女歌姬空勞反翫覓之者等若牛毛得之者譬猶牛角
以此之外何所窺窬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種
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流入者則尊歸依則貴上不朝天子下不讓
諸侯獨翫世間無爲自在其利一也身無執作之勞口餐香積之飯
心不妻妾之務身飾芻摩之衣朝無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
優游寧不樂哉其利二也躬無任重居必方域白壁朱門理然致敬
夜琴晝瑟是自娛懷曉筆暮詩論情頓足其利三也假使棘生王路
橋化長溝巷吏門兒何因仰喚寸絹不輸官庫升米不進公倉庫部
倉司豈須求及其利四也門前擾擾我且安眠巷裏云云余無驚色
家休小大之調門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自在其利五也出家
無當之僧猶勝在俗之士假使心存殺戮手無斷命之愆密裏通情

決勝灼然矯俗如斯煩垢萬倍勝於白衣一入愛河永沈無出其利
六也聽鐘聲而致敬尋香馥以生心朝覩尊儀暮披寶軸刹那之善
逐此而生水滴微功漸盈大器未知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
其利難陳矣假使達相白衣猶有埃塵之務縱令遙寄彈指遠近低
頭形去心留身移意往閑有者得如此貧苦者永無因近在目前不
言可見其利七也山間樹下故自難期枕石漱流實爲希有猶斯之
類不可思議如此者難逢一心人稀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聽勝之
因一旦退心於理邈矣其利八也開織成之帙見過去之因摘琉璃
之卷驗當來之果識因識果不以爲愆知福知報何由作罪上無舟
楫交見沒溺之悲下失浮囊則有沈身之患其利九也曠濟羣品爲
天人之師水陸空行皆所尊貴言必闡黎和上書輒致敬和南遠近
嗟詠貴賤顛仰法師今必退轉立成可驗纔脫袈裟逢人輒稱汝我
始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平交者故自不論下劣者亦恐不讓薄言

稱已榻席懸異從來小得自在便以君爲題封若不屈膝斂手自達
無因俯仰承迎未閑合度如此專專何由可與其利十也略言十事
空失此機其間深道寧容具迷仰度仁者心居魔境爲魔所迷意附
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細柳何足關懷頰似紅桃詎能長久同衾
分枕猶有長信之悲坐臥忘時不免秋胡之怨洛川神女尙復不惑
東阿世上班姬何關君事夫心者面焉若論繾綣則共氣共心一遇
纏綿則連宵厭起法師未通返照安悟賣花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嗚
呼桂樹遂爲豆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淤泥埋沒弟子今日橫諮必
爲法師所哂世上白衣何訾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安危推此而言
實成難解譬如瓦礫盈路人所不驚片子黃金萬夫息步正言法師
入道之功已備染俗之法未加何異金搏赤銅銀換鉛錫可悲可惜
猶可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願棄俗事務息塵勞正念相應行志
兩全薄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在前無勞後恨如弟子算遠卽十數

年中決知惻惻近卽三五歲內空唱如何萬恨萬悲寧知遠及自誤
自錯永棄一生乃知斷絃可續情去難留或若火裏生花可稱希有
迷人知返去道不遙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師非是無智遂爲愚者
所迷類似阿難便爲魔之所嬈猶須承三寶之力制彼羣凶豎般若
之幢天魔自款若此言旨當卽便冀棄芻蕘若不會高懷幸停深怪
耳

諫周太祖沙汰僧表

周釋曇積

僧曇積白皇帝大檀越德握乾坤心懸日月照燭無私之道卷舒不
測之化能威臨皂白悲及僧尼控引玄綱示之出路欲使清升練行
顯迹於明時寡德沙門恥還於素俗爰降明詔責其試藝頒下諸州
問其課業竊惟入道多端諒非一揆依相驗人有五理不足何者或
有僧尼生年在寺節儉自居願行要心不犯諸禁燒香旋塔頂禮殷
勤合掌低頭忘寢以食但受性愚鈍於讀誦無緣習學至苦而不得

下字今量所告意須文誦聰者爲是重審試僧不退實行爲是正意
偏望取其明快且實而不聰行之本也聰而不實智之相也若用爲
有業是不求備於一人若實爲非僧便責知於滿足大覺智慧不可
思議諸所爲法天人頂受況在凡夫輒思改易羣聖自言種種神變
於斯大法不能加減大人出世識本知機巧妙多方化人以漸衆生
根行各各不同令聖說經互差不一內外相通亦無乖異又如孔子
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
今州郡縣各有學生德及顏回詎幾人也可以不及顏回廢郡不立
可以無德頑僧並令還俗不及顏回者猶勝於野人無德頑僧者猶
勝於外道伏此二途不足一也或有專歸樹下擎錫持盂望中而餐
正命自活名聞頓捨利養無心理觀除煩遂闕文誦論其人入道則
內業有餘究其文解則相功不足何必聚衆京華悉是德僧孤拔林
野咸非行士故果有生熟不可以色相而啖人有出沒不可以形名

而取敢自三思不足二也或有營經造像厲力積年修補伽藍憂勤累歲捨身濟物不以寒苦經心施藥與人不以飢貧易志但無聽力日誦不過一言旦夕栖栖日讀不盈數紙准其迴向則善不空施徵其發趣則佛之真子今無辜退俗是枉濫行人直性頓非不足三也佛說僧是福田理難損仰雖可年末形凡而法服尊重豈容朝施暮奪自加薦毀愛惡無常豈責其得失於一人之上置不恆之式於十二冲典恐不合聖心甚乖大趣上損慈悲下虧正化唯畏後世相傳受誣僧之謗不足四也今大周大國僧尼未幾寺舍列然有盈萬數只應招延二部溢滿其間動梵鳴鐘爲國行道方便窮其長短曲覓愆非黜放還民使棟梁空曠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僧衆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深不頓除性由漸顯一切衆生具諸煩惱若頓遣圓修是滅佛法匪直損身魔必得便何者一向純善精加供養一向純惡

退令還俗此言所見深滅三寶若麤細等看魔難得便何者純善退
麤成衆麤衆之人猶生物善經文道理莫問麤細之行唯不還俗終
成佛子進退三思不足五也貧道餘年賤質寄命關右欽化承恩得
存道業是以呻吟策杖送此丹誠忤忤之愆伏增戰越敬白

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晉戴逵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潮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之質幸賴含靈
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
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
鷲山半滿旣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震行
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
貫九部總雪山之祕藏外該七略備璧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
真羅浮之記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折莊生璩公著論爰集若
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執律儀譬臨懸鏡稟

羅云之密行踵賓頭之福田撫挹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杖將逾喜
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迴車馬谷卽創伽
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土雲會袂
似華陰法侶朋衝衆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暫入桃
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松仍
麾上辯洪崖神井卽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輦崇峯景行牆
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沈形洎渚宮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
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軫一乘遣蕩胸襟朗開三達旣念鼠藤
彌傷鳥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玄饜飫頗絕韋編構述
餘緒爰登弱冠捃摭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
會稽賦鷓鷯而詠鸚鵡若求其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
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鄭城訊修隗館屈膝情欣係韞
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牽絲滄浪濯纓

漢陰抱甕行餐九轉用遺幽憂漸悟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
從師深澗折桃無妨請益所希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高論時答
嘉賓冬曖如春願珍清軌室邇人遐彌軫襟帶餘辭殘簡望回金玉

酬戴先生書

釋慧命

夫一真常湛微妙於是同玄萬聖乘機違順以之殊迹是以西關明
道東野談仁雕朴改工有無異軫今若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
宗三轉會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池分四水始則殊名海
控八河終無別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世雅致參玄智
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忘蹈顏生之逸軌損之爲道慕李氏之玄
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富聖賢異派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殷或
言高而旨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鐘任扣子建搥
以奇文長卿恧其高趣故雖秦楚分墟周梁改俗白眉青蓋龜玉之
價弗踰栖鳳臥龍魚水之交莫異加以識鑒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

廟器乃江湖是以屬歎牽絲興言世網辭同應陸調合張巖嗟朱火
之遽傳愍清波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轉充虛四禪排
疾然後尋八正以味一真解十纏而遣三患斯之德也寧不至哉貧
道識鏡難清心塵易壅定慙華水戒非草繫才侔撒燭學謝傳燈內
有愧於德充外無狎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蓬柳端居千仞託
志筠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旬於眺魄至乃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晝
視遊魚聊追二子葦戶弊衿在原非病朱門結駟於我如雲所歎藤
鼠易侵樹援難靜勞想鷲頭倦思鷄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獨覺之
明谷響春鶯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譽幽氣若蘭清音如
玉誠復溢目致歡而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辨北溟之說而事
同泥井慙聞東海之談所冀伊人於焉加我黃石匪遙結期明日白
駒可繫用永終朝善敬清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伸

時或以逵卽晉朝譙國戴逵今考據行事非也晉書云太原十二

年徵隱士戴逵不久尋卒至梁大通三年一百四十三載命公方
生計不相見又非北齊明矣

弔延法師亡書

隋薛道衡

八月二十三日薛道衡和南俗界無常延法師遷化情深悲怛不能
已已唯哀慕摧割當不可任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理
識精悟靈臺神宇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
鏡屢照不疲譬彼洪鐘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栖志幽巖確
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其慮巖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
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重興卓爾緇林鬱爲稱
首屈宸極之重伸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以
追蹤澄什超邁安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匪直悲纏四部固亦酸
感一人師杖錫挈瓶夙承訓導升堂入室具體而微在三之情理百
恆慟往矣奈何無常奈何疾礙不獲展慰但深悲結謹白書慘愴不

次弟子薛道衡和南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

音釋

穢子廉切 腆他殄切厚 剌渠京切 鎬胡道切 遂徐醉切 嗤赤脂切 懼

許縛切 驚懼也 斬渠羈切 夥撫招切 鬻余六切 倚居蟻切 槩才敢切 創創 懼

典切 懼呼得切 縵占孟切 疴烏賄切 塊烏黨切 覈苦豆切 鳥鳥 葉

切 領也 濩胡郭切 聞乙甲切 雅呼雅切 郭芳無切 蒂都計切 蠹六

上貌 苳苳卑衮切 尊作緄 蚊胡田切 猓五胡切 躡躡 躡躡

里切 履不 眵之忍切 草慈荏切 管古閑切 蒯苦怪切 隰似入切 下

齏子禮切 以歡聲也 嗚乙骨切 噤渠略 縊於計切 施步

旃曰 警普葳切 過待濫切 笈極曄切 鄖王分切